# 學蔀通辨

二

# 叢書集成

##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學部通辨

(二)

陳建撰

# 學蔀通辨卷之六

## 後編下

此卷所載。著象山師弟顛倒錯亂。顛狂失心之弊。其禪病尤昭然也。

陸子與王順伯書云。兄前與家兄大槩謂儒釋同。某嘗以義利二字判儒釋。又曰。公私義惟公。故經世。惟利惟私。故出世。儒者雖至於無聲臭方體。皆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於出世。從其教之所由起者觀之。則儒釋之辯判然矣。（象山文集）

朱子曰。向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初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朱子語類）

按。近世論儒佛多謂本同末異。象山卽是此意也。朱子文集所稱李伯諫亦云。儒佛見處既無二理。其設教何異也。蓋儒教本人事。佛教本死生。此言卽與象山合轍。本人事卽是主經世。本死生卽是主出世也。

按。近世異學同主養神。然老莊則欲主之以長生。禪佛則欲主之以出世。陸學則欲主之以經世。本同而末異。皆非天理之自然。一出於私智之安排作弄。眞胡文定所謂人人各說一般見解。誑嚇衆生而已。

陸子曰。釋氏謂此一物非他物故也。然與吾儒不同。吾儒無不該備。無不管攝。釋氏了此一身。皆無餘事。公私義利。於此而分矣。象山語錄

此語卽是同前意。此一物卽明心鏡象本來面目也。王陽明嘗云。佛氏本來面目。卽所謂良知。格物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體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不同耳。卽此一種議論。

按。道一編指答王順伯等語。謂陸子亦嘗闢佛。愚謂篁墩大被人謾矣。朱子嘗謂張子韶改頭換面。陰予而陽擠之。將以自蓋其迹。而幸人之不疑己。困知記謂李翺於佛取其微旨。而姑闢其麤迹。以無失爲聖人之徒。又謂吾儒有陰實尊用其說、而陽闢之者。蓋用禪家訶佛罵祖之機者也。象山正是此弊。嗚呼。禪佛已近似惑人。又加以改頭換面。又加以訶佛罵祖。安得不惑人愈甚。而辯之愈難耶。可畏也哉。

問先生作書攻王順伯。也不是言釋。也不是言儒。惟理是從否。陸子曰。然。象山語錄

朱子嘗謂依違兩閒。陰爲佛釋之地。此正陸學心髓矣。王陽明文錄或問釋與儒孰異乎。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正同此一種見。

按。象山謂釋氏了此一身。皆無餘事。而自謂無不該備。無不管攝。爲公私義利之分。愚謂釋氏聞此言。恐未必服。將反脣相稽曰。吾佛之道。先天地而爲萬物主。吾性周法界。吾光明寂照徧河沙。吾之道殆

無不該備。無不管攝也。汝之道乃亦只有養神一路。專教人棄事、不泊事。以求頓悟鏡象也。專惜精力。務精健。求淨潔快活。自私自利也。汝之道殆只是了此一身。皆無餘事也。何得責人則明。恕己則昏也。汝自葉之根。無一而非勦吾之見。襲吾之說。竊吾之宗旨。盜吾之緒餘。以掩取虛名於天下。何得訶佛罵祖。陽離陰合。以求附於孔孟。不知孔孟之徒。亦有具隻眼者。固將視見汝之肺肝。看破汝之骨髓。豈爲汝所遮掩也。天下之道二。非儒則佛。非佛則儒。無依違中立之理。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汝欲學佛則全是佛。無陰予陽擠。汝欲爲儒。則全爲儒。無陽儒陰佛。始有安身立命處。毋致人謂汝儒不儒。佛不佛。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也。毋致人謂汝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陷於不誠之域也。使陸子聞斯言也。不知何辭以對。

陸子曰。今世儒者。類指佛老爲異端。孔子曰。攻乎異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卻指那箇爲異端。蓋異字與同字爲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異緒。與堯舜不同。此所以爲異端也。因儆學者攻異端曰。天下之理。將從其簡且易者而學之乎。將從其繁且難者而學之乎。學者何苦於繁難之說。而不爲簡易之從乎。（象山語類）

陸子答薛象先云。異端之說。出於孔子。今人鹵莽。專指佛老爲異端。不如孔子時固無佛教。其惡鄉愿。論孟中皆見之。猶未見其排老氏。則指所謂異端者。非指佛老明矣。（象山文集）

按。象山前言。猶依違兩閒。陽離陰合。至此二條。則明引孔子之言。以回護佛老矣。所云同師堯舜。而所

學異緒。儆學者攻異端。而歸於繁難。則攻詆朱子矣。回護佛老不爲異端。而詆朱子之教爲異端。顚倒乖戾甚矣。

陸子曰。學者須當有所立。免得臨時爲利害所動。朱季繹云。如敬肆義利之說。乃學者持己處事所不可無者。先生云。不曾行得。說這閒言長語則甚。如此不已。恐將來客勝主。以辭爲勝。朱云。近日異端邪說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如何。朱云。如禪家之學。人皆以爲不可無者。又以爲形而上者。所以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吾友直道甚底是本。又害了吾友甚底來。自不知己之害。又烏知人之害。包顯道常云。人皆謂禪是人不可無者。今吾友又云害道。兩箇卻好縛做一束。今之所謂害道者。卻是這閒言語。謂李伯敏云。吾友分明是先曾知此理來。後被異端壞了。異端非佛老之謂。異乎此理。如季繹之徒。便是異端。象山語錄

此二條。象山所論。尤爲很悖。夫季繹以敬肆義利爲學者持己處事所不可無。乃此聖賢教人第一義。象山奈何指爲閒言長語。異端害道也。究季繹二轉語。實切箴規。殆有意爲象山忠臣者。而不知象山喜諛惡直。不喜人規。嫉正黨邪。全不睹是也。謂禪學不害道。而季繹之言爲害道。謂異端非佛老。而季繹爲異乎此理。象山顚倒謬亂。不堪點檢甚矣。

按霍渭厓象山學辯有曰。陸子之學。似是而非。其強辯浮辭。足以亂正而惑俗。又曰。陸子於佛老。陽叱其名。而陰食其實。又借孟子口誕之似。以誇張之者也。又曰。陸子者。矜悖自高。喜人己諛。不喜人己規。

長舌利口文飾格言以遂其自滿之陋者也老佛儒三者混而一之者也愚按此言自未嘗識破象山者觀之未有不疑其寃者惟閱此編一徧然後知其句句切中象山骨髓矣

陸子贈僧允懷說云懷上人學佛者也尊其法教崇其門庭建藏之役精誠勤苦經營未幾駸駸向乎有成何其能哉使家之子弟國之士大夫舉能如此則父兄君上可以不詔而仰成豈不美哉象山文集

按姦僧誑誘愚俗罔奪民財以尊釋氏之法教崇無君無父淪滅三綱之門庭此明王之所禁而聖賢之所必斥也象山乃亟加褒譽美其經營嘉其勤苦至欲使子弟士大夫舉效之顛倒錯亂尙孰有甚於此

陸子與顏子堅書云向在八石時常納區區之忠既而子堅遂變儒服端以爲迂拙之言必蒙見棄屬者屢蒙見過每於鄙言謂有所啓追念疇昔爲之慨然乃知高明終當遠到向來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之語更願加察道非口舌所能辯子細向腳跟下點檢豈能自謾象山文集

按象山與詹子南書云顏子堅已去髮胡服蓋子堅變儒服爲僧矣夫門人致變服爲僧象山乃不知斥責而曲爲訣辭以相容悅猶曰高明終當遠到猶曰道非口舌所能辯嗚呼髡首而胡服矣不知所到者尙何道耶淪胥爲夷不自覺也悲夫

朱子答顏子堅書云所謂古人學問不在簡編必有所謂統之宗會之元者僕之愚於此未喻聖人教人博文約禮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不可誣也若曰學以躬行心得爲貴而不專於簡編則可若曰不在簡編

而惟統宗會元之求。則是妄意躐等。以陷於邪說詖行之流矣。又聞不念身體髮膚之重。天敍天秩之隆。方將毀冠裂冕。以從釋氏之教。則又深爲悯然。豈亦所謂統宗會元者之爲祟。而使吾子至於此耶。聞已得祠曹牒。髡鬀有期。急作此附遞奉報。願吾子於此更入思慮。更與子靜謀之。朱子文集

按顏子堅棄儒爲僧。象山未聞諫止。朱子懇懇然欲救止之。而不可得也。因統宗會元之爲祟。遂至毀冠裂冕。釋累出家以求之。其喪心良可悲痛。

因坐中有江西士人問爲學。朱子曰。公門都被陸子靜誤教莫要讀書。誤公一生。使公到今已老。此心倀倀然如村愚拍盲無知之人。撞牆撞壁。無所知識。使得這心飛揚跳擲。渺渺茫茫。都無所主。若涉大水浩無津涯。少閒便會失心去。何故下此一等。只會失心。別無合殺也。傅子淵便是如此。子淵後以喪心死豈有學聖人之道。臨了卻反有失心者。是甚道理。吁。誤人誤人可悲可痛。分明是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悟。朱子語類

按。象山語錄云。先生於門人最屬意者。惟傅子淵。先生臨終前數日。見子淵與周益公論道五書。歎曰。子淵擒龍打鳳底手段。又或問今之學者爲誰。先生屈指數之。以傅子淵居首。鄧文範次之。傅季魯黃元吉又次之。又象山答陳君舉書曰。子淵人品甚高。非餘子比也。愚按。子淵爲高弟首稱。而乃至於失心。陸學可知矣。

文公說江西學者。自以爲得陸刪定之學。高談大論。略無忌憚。忽一日自以爲悟道。明日與人飲酒。如法

罵人某謂賈誼云秦二世今日卽位明日射人今江西學者乃今日悟道而明日罵人不知悟者果何道也朱子語類

江西學者卽傅子淵按象山與包詳道書云朋友自仙里來者皆云蒙子淵啓發無不推服但頗有言其酒後言動殆不可考吾家長上亦罪其顚狂又有詩偈類釋子語不可以訓要之瑕瑜功罪各不相掩按此言則子淵果有酗酒顚狂之實而朱子斥之非過矣顏子堅髹劀效僧徒子淵詩偈類釋子其邪趨一矣嗚呼以狂邪失德之人而推爲高弟首稱焉謂啓發無不推服焉惟取其頓悟而一切言行功過不計焉象山顚倒至此奈何近世咸爲所蔀無人識得他破也惜哉

文公說金溪宗旨是禪分曉如禪家乾矢橛等語其上更無意義又不得別思義理將此心都禁遏定久久忽自有明快處方謂之得此之謂失其本心故下梢忿慾紛起恣意猖獗朱子語類

朱子答汪長孺書云所諭殊不可曉既云識得八病遂見天理流行昭著無絲毫之隔不知如何未及旋踵便有氣盈矜暴之失復生大疑鬱結數日首尾全不相應似是意氣全未安帖用心過當致得如此全似江西氣象其徒有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罵人者嘗舉賈生論胡亥之語戲之今乃復見此蓋不約而同也

朱子答汪叔耕書云所談儒佛同異未得其要至論求乎儒者之學而以平其出入之息參之又有忘心忘形非寐非寤虛白清鏡火珠靜月每現輒變之說大不可曉如此不已將有狂易喪心之病竊爲吾子

憂之。朱子文集

按。陸學。聽其言。自謂聖學明心。稽其弊。乃至顛狂失心。學者豈可爲所欺誤。伊洛淵源錄。胡文定公曰。自孟子沒。聖學不傳。則有西方之傑。窺見閒隙。遂入中國。舉世傾動。靡然從之。於是人皆失其本心。莫知所止。而天理滅矣。按佛學失心之禍。從來如此。

朱子答胡季隨書云。詹元善書說與子靜相見甚款。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眞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不須妄意思想頓悟緜絕處。徒使人顛狂麤率。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

朱子答高應朝書云。所示講義。發明深切。遠方學者。得所未聞。計必有感動而興起者。然此恐但可爲初學一時之計。若一向只如此說。而不教以日用平常意思。涵養玩索工夫。卽恐學者將此家常茶飯。做箇怪異奇特底事看了。日逐荒忙。陷於欲速助長。躁率自欺之病。久之。茫然無實可據。則又只學得一場大話。互相恐嚇而已。並朱子文集

高應朝。象山門人。荒忙以下數語。切中陸學之病。此顛狂之漸也。荒忙躁率之甚。則至於顛狂矣。

程氏遺書言至忙者無如禪客。朱子語類謂被異端說虛靜了。後使學者忙得更不敢睡。

朱子曰。子靜是他會說得動人。使人都恁地快活。便會使得人都恁地發顛發狂。某也會恁地說。使人便快活。只是不敢。怕壞了人。他之說。卻是使人先見得這一箇物事了。方下來做工夫。卻是上達而下學。與

聖人下學上達。都不相似。然他才見了。便發顛狂。豈肯下來做。又曰。他只說恁地了便是聖賢。然無這般顛狂底聖賢。朱子語類

按。陸學自謂聖學明心。而其弊乃至於顛狂失心。何耶。朱子言之備矣。蓋其始之求之也。用心過當。荒忙躁率。欲速助長。使得這心跳躑飛揚。其終之得之也。乍見一物光輝變現。影象恍惚。怪異奇特。令人驚駭。全身流汗。其弊安得不至於顛狂而失心。

問釋氏有豁然頓悟之說。不知使得否。倚靠得否。朱子曰。某也曾見叢林中有言頓悟者。後來看這人也只尋常。如陸子靜門人。初見他時。常云有所悟。後來所爲。卻更顛倒錯亂。看來所謂豁然頓悟者。乃是當時略有所見。果是淨潔快活。然稍久則漸漸淡去了。何嘗倚靠得。

子靜渠自說有見於理。到得做處。卻一向任私意做去。全不睹是。人同之則喜。異之則怒。並朱子語類

按。近世多以朱子誤疑象山。今觀所云顛倒錯亂。全不睹是。考之象山言行。鑿鑿可徵。是非朱子誤疑象山。乃後人爲象山所欺。而誤疑朱子也。

朱子曰。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麤惡底氣。都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只道這是胷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滾將去。道害事不害事。朱子語類

朱子答吳伯豐書云。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

近世儒者。亦有近似之者。故所見愈高。則所發愈暴。朱子文集

不察氣稟偏雜。而率意妄行。所以至於顛倒錯亂。

朱子曰。陸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若識得一箇心了。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卻是實見得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他學者亦然。實是卒動他不得。一齊恁地。無大無小。便是天上天下、惟我獨尊。

金溪之徒。不事講學。只將箇心來作弄。胡撞亂撞。並朱子語類

陸學胡叫胡喊。胡撞亂撞。安得不至顛倒錯亂。

朱子曰。近世有人爲學。專務說空說妙。不肯就實。卻說是悟。此是不知學。學問無此法。才說一悟字。便不可窮詰。不可研究。不可與論是非。一味說入虛談。最爲惑人。然亦但能謾得無學底人。若是有實學底人。如何被他謾。才說悟。便不是學問。奉勸諸公。且子細讀書。

近世人大被人謾。可笑。見人胡亂一言一動。便被降下了。只緣自無工夫。所以如此。便又有不讀書之說。可以誘人。宜陷溺者多。並朱子語類

近世所以大被人謾者。只緣蔀障爲害。今此編三蔀既辯。陸學自此謾人恐難矣。

朱子曰。陳君舉書謂某不合與陸子靜諸人辯。以爲相與詰難。竟無深益。蓋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不知更如何方是深益。若孟子之闢楊墨也。只得恁地闢他。說刻畫太精。便只是某不合說

得太分曉。不似他只恁地含糊。

君舉只道某不合與說。只是他見不破。天下事。不是是便是非。直截兩邊去。如何恁地含糊鶻突。某鄉來與說許多。豈是要眼前好看。青天白日在這裏。而今人雖不見信。後世也須有人見得此說。也須回轉得幾人。並朱子語類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朱子曰。鄉來與說許多。豈是要眼前好看。聖賢憂世衛道之心一也。又按。朱子答劉公度書云。陳君舉得書。殊不可曉。似都不會見得實理。只是要得博雜。欲包羅和會衆說。不令相傷。其實都曉不得。衆說之是非得失。自有合不得處也。愚按。近世一種議論。多要包羅和會朱陸。不令相傷。其實都曉不得。朱陸之是非得失。自有合不得處也。君舉永嘉陳止齋傅良也。

吳草廬澄爲元國子司業。謂學者曰。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弊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趙東山贊陸子像曰。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師山鄭氏曰。名玉。歙人。說見道一編。朱陸二先生。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尊孔孟。同排釋老。同以天理爲公。同以人欲爲私。大本達道。無有不同者。愚按。此三言。皆近世尊陸亦幟。使三子早見愚此編。當痛悔其大被人謾。當痛悔其誑人誤人之罪。不可勝贖矣。

按。鄭師山之言。近世尤所惑而不能解。不觀程子有云乎。楊墨亦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又謂儒佛句句同。事事同。然而不同。近世學者。奈何識不及此。朱子嘗謂秦漢以來。傳記所載。皆是說夢。由今觀之。

近世論朱陸者。眞說夢也。道一編。夢魘顚倒尤深也。爲前人所夢魘不悟。而又以夢魘後人也。奈何近日學者、猶遽信其夢魘顚倒之語、以爲蓍龜也。嗚呼悲夫。此夢何時而覺。

或曰。象山門人。如袁燮楊簡舒璘沈煥。宋史皆稱其賢。著於列傳。然則陸學可盡非耶。曰。四子學雖偏。而質則美者也。質美者。忠信篤厚。天資近道也。朱子嘗謂楊敬仲議論見識。自是一般。而爲人簡淡誠慤。自可愛敬。答潘子善書　又謂禪家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爲人好耳。非禪之力也。如前宋呂正獻陳忠肅諸人。雖皆溺禪。而不害其爲賢。故楊敬仲輩雖禪。而宋史稱之。蓋瑕瑜不相掩也。或曰。袁楊舒沈四子著於宋史。而象山不推居高弟。傅子淵鄧文範諸人。象山亟稱。而宋史不以入列傳。何也。曰。子淵諸人之禪。高於袁楊舒沈。袁楊舒沈之賢行。超於子淵諸人。象山取其禪。而宋史論其行。是以所稱不同。曰。然則取舍之際。宋史當爲優耶。曰。固然也。象山不取賢。而取子淵輩之狂妄。顚倒錯亂。何足憑。

# 學部通辨續編敍

或曰。子所辯學部。前後二編。其於陸學明矣。乃復有續編之作者何。曰。著陸學淵源之自也。夫象山之學。非無所因襲而超然獨見也。皆前人已有此規摹。象山因竊取而增飾之。翻騰而誇炫之爾。張子曰。自佛說熾傳中國。儒者爲所引取淪胥。指爲大道。英才閒氣。冥然被驅。程子謂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人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誦斯言也。前代風俗學術。規摹可想矣。象山固英才高明之士。安得不爲所引取深陷。指爲大道。而淵源之邪。是故觀於上卷所載達磨慧能宗杲常總諸人之規摹。而棄佛麤迹。而脫略經典。而專一求心。而借儒飾佛。無一而非陸學之淵源也。觀於中卷所載李習之蘇子由張子韶呂氏諸人之規摹。而譏迹取心。而援儒入佛。而陽儒陰佛。而陽離陰合。無一而非陸學之淵源也。下卷所載近日王陽明諸人。不過又因象山而規摹之。而淵源之耳。朱子謂今人不曉禪。所以被他謾。謂讀近歲佛者之言。則知其源委。此編爲卷僅三。而上下古今千餘年。禪部昭然指掌矣。嗚呼。斯固窮理辯惑。究本窮源之不可已與。東莞清瀾居士陳建敍。

# 學蔀通辨卷之七

## 續編上

此卷所載著佛學變爲禪學所以近理亂眞能溺高明之士文飾欺誑爲害吾道之深也

朱子曰佛教初入中國只是修行說話如四十二章經是也初問只有這一卷經其中有云佛問一僧汝處家爲何業對曰愛彈琴佛問絃緩如何曰不鳴矣絃急如何曰聲絕矣緩急得中如何曰諸音普矣佛曰學道亦然心須調適道可得矣初間只如此說後來達磨入中國見這般說話中國人都會說了遂換了話頭專去面壁靜坐默照到後來又翻得許多禪底說話來盡掉了舊時許多話柄越弄得來鬧其實只是作弄這些精神

佛入中國至晉宋間其教漸盛然當時文字亦只是將老莊之說來鋪張直至梁會通間達磨入來然後被他一切埽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蓋當時儒者之學既廢絕不講老佛之說又如此淺陋被他窺見這箇罅隙了故橫說豎說如是張皇沒奈他何人才聰明便被他誘引將去

佛學其初只說空後來說動靜支蔓既甚達磨遂脫然不立文字只是默然端坐遂心靜見理此說一行前面許多皆不足道老氏亦難抗衡了今日釋氏其盛極矣

佛氏初如不愛身以濟衆生之說此說最淺近未是他深處後來是達磨過來初見梁武帝不曉其說只

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卽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老莊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愈精妙。然只是不是耳。並朱子語類

按此數條。著佛學變爲禪學之始。而實肇陸學之端矣。蓋浮屠釋迦以來。止謂之佛。自達磨入中國。而後禪學興。佛之爲言覺也。禪之爲言靜也。由靜而後至於覺也。其實只是作弄精神一言。而盡異學之綱要矣。

文獻通考。晁氏曰。佛書自漢明帝以來。至梁武帝華林之集。入中國者。五千四百卷。曰經。曰律。曰論。謂之三藏。傳於世盛矣。厥後達磨西來。以三藏皆筌蹄。不得佛意。故直指人心。俾之見性。衆尊之爲祖。雖曰不假文字。而弟子錄其善言。在在成書。由是禪學興焉。

神僧傳。菩提達磨。西天竺婆羅門種。梁武帝普通初。泛海至廣州。武帝迎至金陵。親問曰。朕卽位以來。造寺捨經度僧。不可勝數。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並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眞功德。師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不省玄旨。師知機不契。遂去。梁渡江趨魏境。止嵩山少林寺。終日面壁而坐。九年。遂逝焉。愚按。淨智妙圓體自空寂。此八字形容佛性之體段。開萬世禪學之源。

伊洛淵源錄。胡文定公曰。自孟子沒。世無傳心之學。此一片田地。漸漸拋荒。無人耕種。佛之徒如達磨輩。最爲桀黠。見此閒隙。以爲無人。遂入中國。面壁端坐。揚眉瞬目。到處稱尊。此土之人。拱手歸降。不能

出其圈套。愚按。近世陸學一派。尤拱手歸降。誠不能出他圈套矣。

朱子曰。佛學自前也只是外面麤說。到梁達磨來。方說那心性。然士大夫未甚理會。做工夫。及唐中宗時。有六祖禪學專就身上做工夫。直要求心見性。士大夫才有向裏者。無不歸他去。又曰。佛學當初只是說無存養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朱子語類）

六祖大鑒禪師盧慧能也。禪家以達磨入中國爲初祖。六傳而爲慧能。故稱六祖。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正六祖教人存養之工夫。悟道識心之要訣也。

傳鐙錄。僧神秀書偈云。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慧能於秀偈側寫云。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五祖因此傳法於能。愚謂慧能說得高妙如此。烏得不陷溺高明。

又按。傳鐙錄。五祖曰。會中四百九十九人會佛法。惟有盧行者一人不會佛法。他則悟道。謂之過量人。方傳得衣鉢。夫不會佛法。而專說心性。說存養。說悟道。彌近理而大亂眞。固如此矣。

朱子曰。汪端明少從學於焦援先生。汪既達時。從宗杲問禪。憐焦之老。欲進之以禪。因勸焦登徑山見杲。杲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焦曰。和尙不可破句讀書。不契而歸。

杲老所喜。皆是麤疏底人。如張子韶唐立夫諸公是也。汪聖錫呂居仁輩。稍謹愿。便被他薄。（並朱子語類）

諸人皆從宗杲學禪者也。杲所舉寂然不動。正嘗教子韶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者也。杲嘗答曾天

游侍郎書云。今時學道之士。只求速效。不知錯了也。卻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爲空過時光。不如看幾卷經。念幾聲佛。佛前多禮幾拜。懺悔平生所作過惡。要免閻家老子手中鐵棒。此是愚人所爲。愚按宗杲不信看經念佛。而惟急無事省緣。靜坐體究。且用儒者言語。說向士大夫。是蓋訶佛罵祖之機。轉爲改頭換面之教矣。

按。禪學興於達磨。盛於慧能。極於宗杲。其傳心之要。則達磨不信因果。而說淨智妙圓。直指人心。慧能不會佛法。而說本來面目。教人存養。宗杲不信看經念佛。而務無事省緣。靜坐體究。近世一種闢佛麤迹。而專說養神明心者。其範圍不出此矣。

傳鐙錄。古靈行腳回。參受業師。見師窗下看經。有蜂子投窗求出。靈曰。世界如許闊。不肯出。鑽他故紙。按。古靈譏僧看經。卽與宗杲同。卽與達磨以三藏皆筌蹏同。陸學糟粕註腳經書。其機軸源此。

宋僧常總嘗問一士人曰。論語云。默而識之。識是識箇甚。子思言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得是得箇甚。士人無以對。河東侯希聖曰。是不識吾儒之道。猶以吾儒語爲釋氏用。在吾儒爲不成說話。既曰默而識。與無入而不自得。更理會甚識甚得之事。是不成說話也。朱子中庸或問曰。侯氏所辯常總之說甚當。近世佛者。妄以吾言傳著其說。而指意乖刺。如此類者多矣。甚可笑也。愚謂宗杲舉似焦援。及陸學所引儒書。皆是此弊。

崇正辯曰。理有至眞。以似而亂之。則可惡矣。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楊墨、恐其亂仁

義也。惡佛老。恐其亂性理也。姦僧猶釋。欲主張其說。恐不能勝。又竊取儒書近似之說。以符同之。使愚夫懦士。怵惑不能自解。可不戒而遠之哉。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一人說取一般。禪家最說得高妙去。蓋自莊老來。說得道自是一般物事。閒閒在天地閒。後來佛氏又放開說。大決藩籬。更無下落。愈高愈妙。吾儒多有折而入之。世閒惑人之物。不特尤物爲然。一言一語可取。亦是惑人。況佛氏之說。足以動人如此。

因舉佛氏之學。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物主。不逐四時凋。又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爲他揮下也。此是法眼禪師下一派宗旨如此。（並朱子語類）

佛氏說得高妙如此。如何不陷溺高明。

朱子曰。釋老之書。極有高妙處。句句與自家箇同。但不可將來比方。煞悞人事。或論中庸平常之義。舉釋子偈云。世閒萬事不如常。又不驚人又久長。曰。便是他那道理。也有極相似處。只是說得來別。故某於中庸序著語云。至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眞矣。須是看得他彌近理而大亂眞處始得。（並朱子語類）

按。彌近理而大亂眞一語。非朱子見得親切。不敢如此道。近世惟二程子所見與同。幷摘錄其言於卷。朱子答吳斗南書云。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略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眞是有味。非是見得親切。如何敢如此判斷耶。（朱子文集）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卻。程氏遺書

或曰。佛氏與吾儒相近處。其詳可得聞乎。曰。嘗聞之矣。釋氏行住坐臥。無不在道。與吾儒道不可須臾離相似也。不解卽心是佛。眞是騎驢覓驢。與吾儒聖賢無心外之學相似也。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與吾儒天然自有之中相似也。不思善不思惡。認本來面目。與吾儒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相似也。青青翠竹。莫匪眞如。總總黃花。無非般若。與吾儒鳶飛魚躍相似也。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與吾儒月映萬川之喻相似也。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與吾儒無極而太極相似也。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與吾儒明明德相似也。主人翁惺惺。與吾儒求放心相似也。棄卻甜桃樹。沿山摘酸棃。與吾儒舍梧檟而養樲棘相似也。一棒一條痕。一攫一掌血。與吾儒切實工夫相似也。時時勤拂拭。莫遺有塵埃。與吾儒日新工夫相似也。佛氏說得甚相似如此。非至明。誰不惑之。嗚呼。伊川所答謝顯道之言。朱子所述明道之語。學者誠不可不熟察而深省矣。

問。禪者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他也知得這知字之妙。朱子曰。所以伊川說佛氏之言近理。謂此類也。問所謂知。指此心之神明作用處否。曰。然。

佛家所謂作用是性。雖無道理。然他卻一生受用快活。便是他就這形而下者之中。理會得似形而上者。釋氏專以作用爲性。問如何是佛。曰。見性爲佛。曰。如何是性。曰。作用爲性。曰。如何是作用。曰。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遍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

作精魂。並朱子語類

草木子曰。自釋迦拈青蓮花。迦葉阿阿微笑。自此示機。直至達磨。說出能作用卽是佛性。自此禪宗皆祖此。又曰。禪宗一達此旨。便以爲了。只知能作用者便是。更不論義理。所以疏通者歸於恣肆。固滯者歸於枯槁。

問佛氏說性。在目爲見。在耳爲聞。在口爲議論。在手能持。在足運奔。朱子曰。如此只是箇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若在聖門。則在目雖見。須是明始得。在耳雖聞。須是聰始得。在口談論。及在手足之類。須是動之以禮始得。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如佛氏之說。是有物無則了。

佛氏原不曾識得這理一節。便認知覺運動做性。只認那能視能聽能言能思能動底便是性。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此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

龐居士云。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佛家所謂作用是性。便是如此。他都不理會是和非。只認得那衣食作息。視聽舉履。便是道。說我這箇會說話底。會作用底。叫喚便應底。便是神通妙用。更不問道理如何。禪老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在汝等諸人面門上出入。他便是只認得這箇把來作弄。並朱子語類

此三條。辯佛氏論性之非。極爲明白。奈何近世講學之士。猶墮其失。拾朱子所棄以自珍哉。

按象山與曾祖道言。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楊慈湖已易說謂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噬。鼻能嗅。所以能噬能

嗅者何物。手能運用。足能步趨。心能思慮。所以能運用步趨思慮者何物。又慈湖訓語云。吾目視耳聽鼻嗅口嘗手執足運。無非大道之用。按象山師弟分明佛氏作用之旨。

傳習錄。王陽明謂門人曰。所謂汝心卻是那能視聽言動底。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箇性。才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按陽明此言。發明佛氏作用之旨尤明。其爲告子生之謂性之說尤明。

陳北溪字義云。今世有種杜撰等人。愛高談性命。大抵全用浮屠作用是性之意。而文以聖人之言。都不成模樣。據此意。其實不過只是告子生之謂性之說。此等邪說。向來已爲孟子埽卻。今又再拈起來。作至珍至寶說。只認得箇精神魂魄。而不知有箇當然之理。只看得箇模糊影子。而未嘗有的確定見。枉誤了後生晚進。使相從於天理人欲混雜之區。爲可痛嗚呼。讀北溪此言。不能不令人動杜牧之後人而復哀後人之感也。

朱子曰。佛家從頭都不識。只是認知覺運動做性。做玄妙說。或曰。如此則安能動人。必更有玄妙處。曰。便只是這箇。他那妙處離這知覺運動不得。無這箇便說不行。只是被他作弄來得精。（朱子語類）

按。宗杲答曾侍郎書云。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隨生死遷流底。亦是識情。怕怖惶惶底。亦是識情。而今參學之人。不知是病。只管在裏許頭出頭沒。教中所謂隨識而不隨智。以故昧卻本地風光。本來面

目。若或一時放下。百不思量較計。忽然失腳踢著鼻孔。卽此識情。便是眞空妙智。更無別智可得。若別有所得。有所證。則又卻不是也。如人迷時。喚東作西。及至悟時。卽西便是東。無別有東。此眞空妙智。與太虛空齊壽。只這太虛空中。還有一物礙得他否。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於空中往來。此眞空妙智亦然。凡聖垢染。著一點不得。雖著不得。而不礙生死。凡聖於中往來。如此信得及。見得徹。方是箇出生入死。得大自在底漢。愚按。此說正是他妙處。離這知覺運動不得。正是被他作弄得來精矣。

按。達磨說淨智妙圓體自空寂。慧能說本來無一物。宗杲說眞空妙智。此空門授受正法眼藏。

或曰。佛氏以空爲性。又以作用爲性。夫作用則有物而非空矣。不自枘鑿乎。曰。此體用之說也。眞空者。性之體也。作用者。性之用也。體用一原也。故佛氏謂眞空則能攝衆有而應變。又謂卽此識情。便是眞空妙智。明體用一原也。釋神會顯宗記。謂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卽是眞空。空而不無。卽成妙有。妙有卽摩訶般若。眞空卽淸淨涅槃。其言尤作弄得來精。與中庸大本達道之說相似矣。

朱子曰。佛氏只是弄精神。問。彼言一切萬物。皆有破壞。惟有法身常住不滅。所謂法身。便只是這箇。曰。然。不知你如何占得這物事住。天地破壞。又如何被你占得這物事常不滅。問。彼大概欲以空爲體。他言天地萬物萬事。皆歸於空。這空便是他體。曰。他也不是欲以空爲體。他只是說這物事裏面本空。著一物不得。

儒者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並朱子語類

居業錄曰。釋氏是認精魂爲性。專一守此。以爲超脫輪迴。緣他當初只是去習靜坐。屏思慮久了。精神光彩。其中了無一物。遂以爲眞空。這道理只有這箇極玄極妙。天地萬物。都是這箇做出來。得此則天地萬物雖壞。這物事不壞。幻身雖亡。此不亡。所以其妄愈甚。

朱子曰。釋氏合下見得箇道理空虛不實。故要得超脫。盡去了物累。方是無漏。爲佛地位。若吾儒合下見得箇道理便實了。故首尾與之不合。

陸子靜從初亦學佛。嘗言儒佛差處。只是義利之間。某應曰。此猶是第二著。只他根本處便不是。當初釋迦爲太子時。出遊見生老病死苦。遂厭惡之。入雪山修行。從上一念。便一切作空看。惟恐割棄之不猛。屏除之不盡。吾儒卻不然。蓋見得無一物不具此理。無一理可違於物。佛說萬理俱空。吾儒說萬理俱實。從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之不同。今學佛者云。識心見性。不知是識何心。是見何性。並朱子語類

此儒釋不同頭腦處。

問惡外物如何。伊川程子曰。是不知道者也。物安可惡。釋氏之學便如此。要屏事。不問這事是合有合無。又曰。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程氏遺書

朱子曰。釋氏欲驅除物類。至不分善惡。皆欲掃盡。云凡聖情盡。卽如如佛。然後來往自由。

吾儒心雖虛而理則實。若釋氏則一向歸空寂去了。朱子語類

釋氏不分是非善惡。皆欲埽盡一歸空寂。所以害道。有言莊老禪佛之害者。朱子曰。禪學最害道。莊老於義理滅絕猶未盡。佛則人倫已壞。至禪則又從頭將許多義理。埽滅無餘。以此言之。禪最爲害之深者。（朱子語類）

居業錄曰。禪家只是默坐澄心。絕滅思慮。直求空寂。空寂之久。心能靈通。殊不知空寂之中。萬理滅絕。那些靈通。只是自己精神意見。全不是道理。凡所動作。任意爲之。以爲此卽神通妙用。不用檢察。自然廣大無邊。其猖狂自恣者以此。按此言。禪學絕滅義理之故明矣。

問釋氏理障之說。伊川程子曰。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爲障。則是已與理爲二。又曰。書言天敍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聖人本天。釋氏本心。（程氏遺書）

聖人本天。天卽理也。釋氏本心。心卽精神知覺也。儒釋之辯。非程朱大儒。安能剖判明白如此。

朱子觀心說曰。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筦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爲一耶。爲二耶。爲主耶。爲客耶。爲命物者耶。爲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較而知其謬矣。（朱子文集）

觀此。則楊慈湖反觀之說之謬可知。

朱子釋氏論曰。其徒蓋有實能恍然若有所睹。而樂之不厭。至於遺外形骸。而死生之變。不足以動之者。

此又何耶。曰。是其心之用既不交於外矣。而其體之分於內者。乃自相同而不舍焉。其志專而切。其機危而迫。是以精神之極。而一旦惘然若有失也。其所以至此之捷徑。蓋皆原於莊周承蜩削鏤之餘論。而又加巧密焉耳。然昧於天理。而特爲是以自私焉。則亦何足稱於君子之門哉。（朱子文集）

承蜩削鏤。見莊子達生篇。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吾處身若厥株枸。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紛。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問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其巧專而外汨消。以天合天。器之所以凝神者。其是歟。

朱子曰。禪只是箇呆守法。如麻三斤乾屎橛。他道理初不在這上。只是教他麻了心。只思量這一路。專一積久。忽有見處。便是悟。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亂。久後光明自發。所以不識字底人。纔悟後。便作得偈頌。

佛者云。眞之一處。無事不辦。只是教人如此做工夫。如莊子亦云用志不紛。乃凝於神也。只是如此。（並朱子語類）

禪學工夫。只是要箇專一。無多術也。

朱子曰。宗杲云。如載一車兵器。逐件取出來弄。弄了一件。又弄一件。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只有寸鐵。便可殺人。（朱子語類）

朱子曰。釋氏有淸草堂者。有名叢林閒。其始學時。苦無所入。有告之者曰。子不見貓之捕鼠乎。四足據地。手尾一直。目睛不瞬。心無他念。惟其不動。動則鼠無所逃矣。淸用其言。乃有所入。彼之所學。雖與吾異。然所以得之者。則無彼此之殊。學者宜以是而自警也。（朱子文集）

寸鐵之說。言要一也。捕鼠之說。言專一也。朱子講學。多借用禪語。以警學者。觀語類騎驢覓驢。甜桃酷棗等語。尤可見朱子借用禪語。以勉進吾儒。猶象山借用儒書。以彌縫佛學。意頗相類。皆借彼明此之意也。傳鐙錄曰。正人說邪說。邪說亦是正。邪人說正說。正說亦是邪。此語亦有見識。愚爲之轉語曰。吾儒說禪說。禪說亦是儒。禪家說儒說。儒說亦是禪。識此。可與論朱陸矣。

朱子答吳斗南書云。所云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絕。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理之發見。豈待心思路絕而後天理乃見耶。（朱子文集）

朱子答陳衞道書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別爲一物矣。（朱子文集）

宗杲云。心無所之。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倒斷卽是悟處。此卽心思路絕、天理盡見之謂。近福州烏石巖有僧書一偈末云。行至水窮山盡處。那時方見本來眞。卽是此意。六用出楞嚴經。耳眼鼻舌身意。

六根之用也。

朱子答廖子晦書云。爲佛學者。自謂有見。而於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人心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略見髣髴。甚者披根拔本。顚倒錯繆。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太過。意慮泯絕。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耳。與聖門眞知實踐之學。豈可同年而語哉。

朱子答胡季隨書云。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卻不曾子細見得眞實心性。正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存養得他所見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眞耳。並朱子文集

胡敬齋曰。釋氏見道。只如漢武帝見李夫人。非眞見者也。又曰。禪家在空虛中。見出一箇假物事。以爲識心見性。以爲不生不滅。其實未嘗識心。未嘗見性也。愚謂敬齋直道禪家所見爲假物非眞。極是極是。自朱子沒後。無人見得如此端的直截。

老子曰。道之爲物。惟恍惟惚。忽兮恍兮。其中有像。恍兮忽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釋老所見略同。

朱子答陳衞道書云。性命之理。不必著意思想。但每事尋得箇是處。卽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儱侗恍惚之間也。又曰。儒者之論。每事須要眞實是當。不似異端便將儱侗底影象。來罩占此眞實地位也。此等差互處。舉起便是。不勝其多。寫不能窮。說不能盡。朱子文集

按陸學以鑑象之見爲見道。爲知仁。正是將籠侗恍惚底影象。來罩占此眞實地位也。

朱子答陳衛道書云。釋氏所見較之吾儒。彼不可謂無所見。但卻只是從外面見得箇影子。不曾見得裏許眞實道理。所以見處則儘高明脫灑。而用處七顚八倒。無有是處。見處行處打成兩截也。朱子文集

所論兩截。近世禪陸通病。

問儒釋。朱子曰。據他說道明得心。又不曾得心爲之用。說道明得性。又不曾得性爲之用。又曰。僧家所謂禪者。於其所行。全不相應。向來見幾箇好僧。說得好。又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爲人好耳。非禪之力也。所謂禪。是僧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已全不相干。學得底人。有許多機鋒。將出來弄。一上了。便收拾了。到其爲人。與俗人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朱子語類

此語亦是說禪學兩截之病。觀陸學正然。朱子嘗謂楊敬仲簡淡誠慤。自可敬愛。而其議論見識。自是一般。可見其自是資質好。非禪之力。又謂子靜常有悟後來更顚倒。正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

因論傳鐙錄。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明道程子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也。正如兩腳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兩腳自行。豈有此理。

明道先生不好佛語。或曰。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曰。所謂迹者。果不出於道乎。然吾所攻者其迹耳。其道則吾不知也。使其道不合於先王。固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則求之六經可矣。奚必佛。

伊川程子曰。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必能窮。已化而爲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

教如是。則其心果何如。難爲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卻省易。（並程氏遺書）

按。近世於佛學。皆是取其心。取其道。而不取其迹。分爲兩截。非二程子。是非何由折衷。

朱子曰。禪學熾。則佛氏之說大壞。緣他本來是大段著工夫。收拾這心性。今禪說只恁地容易做去。佛法固是本不見大底道理。只就他本法中是大段細密。今禪說只一向麤暴。又曰。釋迦佛初閒入山修行。他也只是厭惡世諦。爲一身之計。觀他修行大段用功。未有後來許多禪底說話。後來相傳。一向說開了。西山眞氏曰。自禪教既分。學者往往以爲不階言語文字而佛可得。於是脫略經教。而求所謂禪者。高則高矣。至其身心顚倒。有不堪點檢者。則反不如誦經持律之徒。循循規矩中。猶不至大謬也。今觀遺教經以端心正念爲首。而深言持戒爲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馭馬。不使縱逸。去瞋止妄。息欲寡求。然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具有漸次梯級。非如今之談者。以爲一超可造如來地位也。愚按。佛學猶以脫略經教趨禪爲非。吾儒豈可糟粕六經。趨禪弗察。

朱子曰。釋氏書初只有四十二章經。所言甚鄙俚。後來日添日益。皆是中華文士相助撰集。如晉宋閒自立講師。孰爲釋迦。孰爲阿難。孰爲迦葉。各相問難。筆之於書。轉相欺誑。大抵多是剽竊老子列子意思。變換推衍。以文其說。

宋景文唐書贊說佛多是華人之譎誕者。攘莊列之說佐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箇禮法。程子又

只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賊。卻是宋景文捉得他正賊。並朱子語類

愚謂唐以前中華文士。攘竊莊列。以文其說。佐其高。至宋則攘竊孔孟。以文其說。佐其高矣。嗚呼。竊莊列以文佛釋。以異端而佐異端。猶可言也。竊孔孟以文佛釋。遂以異端之教。而亂吾中國聖賢之學。不可言也。迦葉、釋迦弟子。阿難、又迦葉弟子也。

朱子曰。佛書多有後人添入。如西天二十八祖所作偈。皆有韻。分明是後人增加。又曰。西域豈有韻。諸祖相傳偈。平仄押韻語。皆是後來人假合。朱子語類

此尤捉著正賊。

朱子釋氏論曰。凡佛之書。其始來者。如四十二章遺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其所言者。不過清虛緣業之論。神通變現之術而已。及其中間。爲其學者。如惠遠僧肇之流。乃始稍竊莊列之言以相之。然尙未敢正以爲出於佛之口也。及其久而恥於假借。則遂顯然纂取其意。而文以浮屠之言。如楞嚴所謂自聞。卽莊子之意。而圓覺所謂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卽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尙何存者也。凡若此類。不可勝舉。至於禪者之言。則其始也。蓋亦出於晉宋淸談議論之餘習。而稍務反求靜養。以默證之。或能頗出神怪。以衒流俗而已。其後傳之旣久。聰明才智之士。或頗出於其間。而自覺其陋。於是更出己意。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而陰佐之。而盡諱其怪幻鄙俚之談。於是其說一旦超然眞若出乎道德性命之上。而惑之者。遂以爲果非堯舜周孔之所能及矣。朱子文集

何叔京曰。浮屠出於西方。流入中華。其始也。言語不通。人固未之惑也。晉宋而下。士大夫好奇嗜怪。取其侏儒之言。而文飾之。而人始大惑矣。非浮屠之能惑人也。導之者之罪也。愚按。前世士大夫好奇嗜怪。以莊列助禪。而文飾之。人已大惑。況後世士大夫。又以儒書助禪。而文飾益甚焉。夫安得不爲深蔀。明道程子曰。釋氏之說。其歸欺詐。今在法欺詐雖赦不原。爲其罪重也。及至釋氏。自古及今。欺詐天下人。莫不溺其說而不自覺也。豈不謂之大惑耶。程氏遺書

朱子曰。論佛只是說箇大話謾人。可憐人都被他謾。更不省悟。朱子語類

胡敬齋亦曰。學釋老者多詐。今觀象山篁墩陽明一派。欺蔀尤驗。奈何近世都被他謾。古今同慨。

朱子讀大紀曰。釋氏始終本末。亦無足言。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苦也。則天下之傭奴爨婢黥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爲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爲吾徒者。方且蠢然鞠躬屏氣。爲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有一開世之傑。乃能不爲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嗚呼惜哉。朱子文集

此言佛氏之所以盛。由其說能舉天下之智愚賢不肖而溺之也。考張子之言。尤足徵。幷著卷末。

橫渠張子曰。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尙之言。遂冥然被

曛。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閒。與之較是非。計得失也哉。

橫渠之言如此。可謂深切著明矣。

通按。此卷所載。雖雜引諸書。然亦有節次統紀。首論禪學興盛來歷。次論禪學高妙近似。次論釋氏作用是性。次論釋氏歸空。次論釋氏埽除事理。而專說心。次論釋氏工夫專一。次論釋氏所見影象。恍惚非眞。次論釋氏兩截。次論釋氏後來變換增加。文飾欺誑。末總論釋氏惑害之深。大綱凡十節。而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則讀者當自得之矣。

# 學蔀通辨卷之八

## 續編中

此卷所載著漢唐宋以來學者多淫於老佛。近世陷溺推援之弊。其所從來遠矣。

朱子曰。揚雄太玄曰。潛心於淵。美厥靈根。測曰。潛心於淵。神不昧也。乃老氏說話。又曰。揚子說到深處。止是走入老莊窠窟裏去。如清靜寂寞之說是也。至如玄中所說靈根之說。亦止是老莊意思。止是說那養生底工夫爾。

陶淵明。古之逸民。所說者老莊。並朱子語類

按。自孔孟沒。漢晉學者皆宗老莊。唐宋則宗禪佛。然皆不外養神一路也。鶴林玉露記陶淵明神釋形影詩云。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並立爲三才。以此心之神也。若塊然血肉。豈足以並天地哉。末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乃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士。愚按。自漢以來。聖學不明。士之所謂知道者。如此而已。陸子嘗謂陶淵明有志於吾道。正指此也。

問唐時莫是李翺最識道理否。朱子曰。也只是從佛中來。曰。渠有去佛齋文。闢佛甚堅。曰。只是蠹迹。至說道理。卻類佛。朱子語類

李翺字習之。從韓退之遊。自謂得子思中庸之學。著復性三篇。其說曰。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情之爲也。情者。妄也、邪也。妄情息滅。本性清明。大要以滅情爲言。此說道理正類佛也。朱子曰。李翺復性則是云滅情以復性。則非情如何可滅。此乃釋氏之說。陷於其中而不自知。（朱子語類）

按。釋氏謂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又云。但能莫存知見。泯絕外緣。離一切心。卽汝眞性。此滅情復性禪宗要旨也。象山云。人只是去些子。凡情不得。又云。心不可泊一事。須要一切剝落淨盡。卽同此滅情之旨。

困知記云。李習之雖嘗闢佛。然復性書之言。陷於佛氏之說。而不自知。其亦嘗從禪師問道。得非有取其微旨、而姑闢其麤迹、以無失爲聖人之徒耶。傳鐙錄。李翺爲朗州刺史。嘗問藥山禪師如何是道。師曰。雲在天。水在甁。翺作偈云。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話。雲在青天水在甁。問。韓文公與大顚書。不審有崇信之意否。朱子曰。眞箇是崇信。是他貶從那潮州去無聊後。被他說轉了。如云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喻。不知大顚與他說箇甚麼。恁地傾心信向。又曰。退之亦多交僧。如靈師惠師之徒。（朱子語類）

按。韓退之雖闢佛。而交僧。晚年乃爲大顚所動。傾心信向。周元公云。不識大顚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何與原道之言背馳耶。雖然。退之一李習之也。原道闢佛。亦只是闢其麤迹也。按。柳子厚送僧浩初序。謂韓退之病余嗜浮圖言。罪余不斥浮圖。余謂浮圖之言。往往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

斥也。退之所病者其迹也。雖余亦不樂也。愚謂文學如二三子。一代宗工。然皆只知病佛麤迹。而不免爲其微言所惑。他尙何望。

朱子曰。游定夫有論語要旨。天下歸仁。引龐居士語。又曰。游定夫以克己復禮。與釋氏一般。只存想此道理而已。舊本游氏全用佛語解此一段。某已削之。若只以存想言克復。則與下截非禮勿視四句有何干涉。又曰。若只是存想。天下歸仁。恁地則不須克己。只坐定存想半月十日。便自天下歸仁。豈有此理。朱子語類按。游定夫言克己與四勿無干涉。正與象山同。膺阜民安坐瞑目操存半月。忽覺此心澈瑩。自以爲仁。而象山許之。卽存想歸仁之證也。

伊洛淵源錄載呂氏雜志云。程先生謂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卻恐不變也。游定夫後更爲禪學。從諸禪老游。定夫嘗言前輩先生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不以爲然者也。其溺於異學如此。

朱子曰。呂與叔未發之說尤可疑。如引屢空而曰由空而後見乎中。其不陷於浮圖者幾希矣。蓋其病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乎所謂中者、而執之。是以屢言之而病愈甚。蓋一有求之之心。則是便爲已發。固已不得而見之。況欲從而執之。則其爲偏倚亦甚矣。又何中之可得乎。此爲義理之根本。於此有差。則無所不差矣。程子譏之以爲不識大本。信哉。楊氏所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則發必中節矣。又曰。須於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其曰驗之體之執之。則亦呂氏之失也。大

抵楊氏之言多雜於佛老故其失類如此（中庸或問）

按語類朱子謂陸子靜學者欲執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不知中如何執得那事來面前只得應他當喜便喜當怒便怒如何執得正與此相發按中庸或問辯程門諸子淫於老佛之失甚詳今姑錄此餘不盡也

又按語類僧常總龜山鄉人住廬山東林龜山常往見之問孟子道性善之說其言之雜佛有自來矣朱子答張敬夫書云上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煖飢飽之類推而至酬酢佑神亦只此耳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至於伯逢又謂上蔡之意自有精神得其精神則天地之用皆我之用矣此說甚高甚妙而反之於身愈無根本可據之地所謂天地之用即我之用殆亦其傳聞想像如此耳實未嘗到此地位也（朱子文集）

朱子曰上蔡說得覺字太重便相似說禪（並朱子語類）

上蔡多說知覺自上蔡一變而爲張子韶謝上蔡以知覺言仁猶佛氏以知覺言性其失一也精神之說尤陷釋氏與象山吾心宇宙之說正同事文類聚云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宋豐稷對神宗曰佛者覺也覺則無所不了張子韶曰覺之一字衆妙之門陳白沙曰人惟覺便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皆是說得覺字太重也

朱子曰程門諸子在當時親見二程至於釋氏卻多看不破是不可曉

因論上蔡語錄。如云見此消息、不下工夫之類。乃是謂儒佛本同。而所以不同者。但是下截耳。龜山亦如此。並朱子語類

謝氏雖程門高弟。亦看不破。其惑人至此。

朱子答吳公濟書云。來書云。儒釋之說。本同末異。熹謂本同則末必不異。末異則本必不同。正如兩木同是一種之根。無緣卻生兩種之實。朱子文集

此論簡要直截。片言折獄矣。

朱子曰。正獻爲溫公言佛家心法。只取其簡要。朱子語類

正獻、呂申公公著也。宋名臣言行錄云。申公晚多讀釋氏書。益究禪理。溫公博學有志行。而獨不喜佛。申公每勸其留意。且曰。所謂佛學者。直貴其心術簡要耳。非必事事服習爲方外人也。按申公之意。亦是取上一截。

朱子答林擇之書云。呂公家傳。論佛學尤可駭歎。程氏之門。千言萬語。只要見儒者與釋氏不同處。而呂公學於程氏。意欲直造聖人。盡其平生之力。乃反見得佛與聖人合。豈不背戾之甚哉。朱子文集

呂公家傳云。原明公自少既從諸老先生學。當世善士。悉友之矣。晚更從高僧圓照師宗本證悟師修顒游。盡究其道。別白是非。斟酌淺深。而融通之。然後見佛之道與聖人合。按原明、申公之子希哲也。

朱子答呂東萊書云。橫渠墓表。出於呂汲公。汲公尊橫渠。然不講其學。而溺於釋氏。故其言多依違兩間。

陰爲佛老之地。如云學者苦聖人之微而珍佛老之易入。如此則是儒學異端皆可以入道。但此難而彼易耳。又稱橫渠不必以佛老而合乎先王之道。如此則是本由佛老然後可以合道。但橫渠不必然而偶自合耳。此等言語。與橫渠著書立言、攘斥異學、一生辛苦之心。全背馳了。朱子文集

汲公呂大防也。

朱子曰。華嚴合論。其言鄙陋無稽。不知陳了翁一生理會這箇。是有甚麼好處。可惜極好的秀才。只恁地被他引去了。又曰。了翁好佛。說得來七郎八當。朱子語類

了翁金剛經說曰。佛法之要。不在文字。而亦不離於文字。此經要處。只九箇字。河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梵語九字。華言一字。一覺字耳。中庸誠字。卽此字也。了翁之意。亦是見得佛與聖人合也。

朱子辯蘇子由老子解云。蘇侍郎晚著此書。合吾儒於老子。以爲未足。又幷釋氏而彌縫之。可謂舛矣。然其自許甚高。至謂當世無一人可以語此者。而其兄東坡公亦以爲不意晚年見此奇特。以余觀之。其可謂無忌憚者歟。朱子文集

蘇子由注老子。其後序曰。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蓋佛法也。六祖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致中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非佛法。何以當之。觀此。則蘇氏彌縫之舛。可知矣。按文獻通考。宋仁宗時。僧契嵩以世儒多詆釋氏之道。乃著輔教編五卷。廣引經籍。以證三家一致。輔相其教焉。

蘇子由所見正與契嵩合崇正辯曰爲佛之徒者所以擁護其道無所不至衣冠淺士乃一聞佛說則傾意從之甘心於僧役而不悔豈非名教之罪人哉

朱子雜學辯張子韶中庸解云不見形象而天地自章不動聲色而天地自變垂拱無爲而天地自成天地亦大矣而使之章使之變使之成皆在於我天地又自此而造化之妙矣朱子辯之謂此語險怪不通若聖人反能造化天地則是子孫反能孕育父祖凡此好大不根之言蓋原於釋氏心法起滅天地之意

朱子文集

按蘇子由謂致中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閒云云正同此心法起滅天地之意又按朱子雜學辯蘇張溺佛之失甚詳今亦不能盡錄姑摘記緊要一二於此

朱子曰張公始學於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既自以爲有得矣而其釋之師語之曰左右既得把柄入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則世出世閒兩無遺恨矣用此之故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乎釋氏之門雖欲復出而不可得

朱子文集

昔人謂西晉亂亡之禍起於夕陽亭荀勗教賈充之一語愚謂後世學術陽儒陰釋之禍實起於宗杲教張公之一語矣然荀勗一語止禍一代宗杲一語遺禍無窮上而千古聖賢學術爲所汩亂下而天下萬世人心爲所蔀惑不知其禍何時而已嗚呼酷哉

按。宗杲爲人。權數陰謀祕計。大類呂不韋。不韋陰以其子爲秦王之子。而秦人不覺。宗杲陰以其學易吾儒之學。而後世亦鮮知之。始皇既立。名號猶襲嬴秦。而血脈骨髓則已移於呂無垢。象山繼作。名號不殊於孔孟。而血脈骨髓則已移於禪。嗚呼。六國幷兵合力以攻秦。不能得秦人之尺寸。而不韋奪其國於几席談笑之閒。昌黎伊洛終身闢佛。曾不能少殺其勢。宗杲乃從容一語。而遺吾道無窮之禍。二人者、其古今之大盜與。

通按。有宋一代。禪學盛行。然汴宋以前。蘇子由諸人明以儒佛爲同。南渡以後。張子韶輩始陽儒而陰佛。以儒佛爲同。其好佛也直。陽儒而陰佛。其好佛也譎。此世道升降之幾所關。非細故也。孔子曰。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閱歷古今世變。同一令人增慨。

朱子答石子重書云。此道寂寥。近來又爲邪說汩亂。使人駭懼。聞洪适在會稽。盡取張子韶經解版行。此禍甚酷。不在洪水夷狄猛獸之下。令人寒心。人微學淺。又未有以遏之。惟益思自勉。更求朋友之助。庶有以追蹤聖徒。稍爲後人指出邪徑。俾不至全然陷溺。亦一事耳。朱子文集

朱子惓惓爲後人指出邪徑。而近日學者。乃有故蹈邪徑。而反詆朱子者。其是非識見。何相遼乃爾。

朱子雜學辯曰。呂氏曰。聞見未徹。正當以悟爲則。所謂致知格物。正此事也。比來權去文字。專務體究。尙患雜事紛擾。無專一工夫。若如伊川之說。物各付物。便能役物。卻恐失涉顓頊爾。愚謂以悟爲則。乃釋氏之法。而吾儒所無有。呂氏顧以爲致知格物之事。又云去文字而專體究。猶患雜事紛擾。不能專一。則是

理與事爲二。必事盡屏而後理可窮也。顧謂伊川蘭頇。豈不惑哉。朱子文集

呂氏卽呂居仁。亦嘗參禪宗杲。杲以無事省緣、靜坐體究爲教。故呂氏有此見解。其去文字、屏事尙悟、詆伊川。全與象山同見解。象山曰。格物者。格此者也。陽明曰。格物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皆與呂氏同見解。蘭頇出佛書。云儻侗眞如、蘭頇佛性。

朱子辯呂氏大學解云。彼其陽離陰合。自以爲左右采獲。而集儒佛之大成矣。曾不悟夫言行不類、出入支離之爲心害。而莠奪苗、紫奪朱之患。又將無所不至也。近世之言道者。蓋多如此。其誤後學深矣。

朱子答陳明仲書云。汪丈每以呂申公爲準則。比觀其家傳所載學佛事。殊可笑。彼其德器渾厚謹嚴。可爲難得矣。一溺其心於此。乃與世俗之見無異。又爲中立依違之計。以避其名。此其心亦可謂支離之甚矣。顧自以爲簡易。則吾不知其說也。朱子文集

汪丈卽汪聖錫尙書也。名應辰。二書所言陽離陰合、左右采獲、依違中立、出入支離之弊。一種學術皆然。

朱子曰。某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爲論治則可。而道未至。屏山少年能爲舉子業。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儒書。以爲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

或問屏山十論。朱子曰。他本是釋學。但只是翻謄出來說許多話爾。朱子語類

屏山劉子翬。籍溪胡憲。皆朱子少時師也。朱子初年學禪。亦以二人之故。聖傳十論。見屏山文集。翻謄二字。切中世學之病。象山陽明講學。皆是翻謄出來。

朱子答李伯諫書云。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爲主。而於吾儒之說。近於釋者。取之。異於釋者。在孔孟。則多方遷就。以求其合。在伊洛。則無所忌憚。而直斥其非。夫直斥其非者。固未識其旨。所取所合。亦竊取其似是而非者耳。故語意之間。未免走作。然敢詆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以舉世尊之。而吾又身爲儒者。故不敢耳。豈眞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是猶不敢顯然背叛。而其毀冠裂冕。拔本塞源之心。固已竊發。學者豈可使有此心萌於胸中哉。朱子文集

此書說透伯諫心髓。說透近世一派雜學心髓。

朱子答江德功書云。釋氏之學。爲主於中。而外欲強爲儒者之論。正如非我族類。而欲強以色笑相親。意思終有間隔礙阻。朱子文集

與前書遷就走作等語相發。

朱子曰。學佛者常云儒佛一同。某言你只認自家說不同。若果是。又何必言同。只這箇傍底意思。便是不同。便是你不是。我底是了。朱子文集

此語說得直截痛快。尤可施於近世之欲同朱陸者。

朱子答江德功書云。近世學者。溺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爲卑近。而不滿於其意。顧天理民彝。有不容殄

滅者。則又不能盡叛吾說。以歸於彼。兩者交戰於胸中。而不知所定。於是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我教之以物言者。則引而附之於己。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幸其不異於彼。而便於出入兩是之私。至於聖賢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所不顧也。朱子文集

此書說世學之病。亦痛切。

朱子答汪太初書云。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於老佛之說。無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實。而嘗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虛玄妙。不可測度。其心縣縣然。惟徼幸於一見此物。以爲極致。

朱子答廖子晦書云。詳來諭。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鑠。動蕩流轉。是卽所謂無極之眞。所謂谷神不死。所謂無位眞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谷長也。並朱子文集

無極之眞。儒也。谷神不死。老也。無位眞人。佛也。此卽以老佛之似。亂吾儒之眞也。一物。卽鏡象之見也。朱子答李周翰書云。示諭縷縷。備見本末。但原說之辯。髣髴其間。頗有陽尊孔子而陰主瞿聃之意耳。朱子文集

瞿聃。瞿曇老聃也。當時講學之弊。類如此。

或問佛之理比孔子爲徑。伊川程子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荊棘而已。程氏遺書

朱子曰。信州龔安國聞李德遠過郡。見之。李云。若論學。惟佛氏直截。如學周公孔子。乃是抱橋柱澡洗。朱子曰。禪學只一喝一棒。都掀翻了。也是快活。卻看二程說話。可知道不索性。奚特二程。便夫子之言亦如此。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看得好支離。並朱子語類

按。前人於孔佛。猶有支離直截之論。則夫近世之以支離直截論朱陸者。卽前人之餘涎耳。蘇子由謂後世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於孔子者。常苦其無所從。呂汲公謂學者苦聖人之微。而珍佛老之易入。皆同此意。崇正辯曰。聖人之道。不可躐等。釋氏之教。一超直入。故儒生以吾聖人爲迂。以彼釋氏爲徑。今以登十三級浮屠明之。不可躐等者。猶自最下用足歷級升而上也。一超直入者。猶自平地不用足歷。忽飛而至也。此實而彼虛。實難而虛易。士大夫樂於無稽超勝之說。以爲孔子所不到。孟子所不知。而實無所得。使世習日以淪胥莫可救也。愚按。前世溺禪者必詆聖人。近世溺禪者必詆朱子。孔聖不免譏詆。朱固無足怪矣。

朱子曰。今之學者。往往多歸異教。何故。蓋謂自家這裏工夫有欠缺處。奈何這心不下。沒理會處。而禪者之說。則自以爲有箇悟門。一朝得入。則前後際斷。說得恁地見成捷快。如何不隨他去。朱子語類

朱子答汪尙書書云。道在六經。何必他求。誠如台諭。然世之君子。不免於淪胥者。何哉。以彼之爲說者曰。子之所求於六經者。不過知性知天而已。由吾之術。無屈首受書之勞。而有其效。其見解眞實。有過之者。無不及焉。世之君子。旣以是中其好徑欲速之心。而不察乎他求之賊道。貴仕者。又往往有王務家私之

累。聲色勢利之娛。日力亦不足矣。是以雖知至道不外六經。而不暇求。不若一注心於彼。而徼幸其萬一也。至於蘇氏。其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其智識才辯、謀爲氣槩。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此其亂人心、妨道術。主名教者。不得恝然而無言也。狂妄僭率。極言至此。熹之愚昧幺麽。豈不知其力之不足。所以慨然發憤。而不能已。亦決於此而已矣。天下豈有二道哉。朱子文集

此書尤切中世學之病。所稱蘇氏之病。象山陽明正同。朱子嘗謂伊川快說禪病。今由此編觀之。朱子眞可謂快說禪病矣。李果齋謂析世學之謬。辯異教之非。擣其巢穴。砭其隱微。摧陷廓清之功。非近代諸儒所能髣髴其萬一。究觀此編。然後知斯言之非阿所好矣。蓋朱子未出以前。佛學盛行。雖經傅太史韓文公二程張子之辯。而不息。直至朱子出而後邪說退伏。不敢與吾儒爭衡。而後學者曉然知佛學心迹本末之皆邪。而儒佛異同之辯息。而後一切雜學。以佛旨釋儒書者。不得以愚後學之耳目。而後士大夫無復參禪於叢林、問道於釋子、甘爲僧役而不恥者矣。是朱子未出以前。一禪佛世界。朱子出而後復吾儒世界也。魏鶴山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不究辯至此。夫豈知斯言之不我欺。

通按。近世溺佛之弊。有以佛氏勝於周孔者。有以佛氏與聖人同者。有以儒佛本同末異者。有陽儒而陰佛者。是數說者。實以漸而變。以佛氏爲高妙徑捷、勝於周孔者。其陷溺病根也。以爲與聖人同者。少變其說以誘人也。以爲本同末異者。其說之又變也。至於陽儒陰佛。則其變之極。而爲術益精。爲說彌

巧也。嗚呼。君子觀於此編。亦可以少窮禪蔀之變態矣。

明道程子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見。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道。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鉄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伊川程子曰。世之博聞強識者衆矣。其終無有不入於禪學者。特立不惑。子厚堯夫而已。又曰。今日卓然不爲此學者。惟景仁與君實耳。（並程氏遺書）

按。當時舉天下高才明智。醉夢於邪說。而足音空谷。僅張邵范馬四君子焉耳。蓋佛學惑人之害。於此極矣。

明道程子曰。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悵恨者久之。此談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古亦有釋氏盛時。只是崇設象教。其害甚小。今日之風。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驅了智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然據今日次第。便有數孟子。亦無如之何。只看孟子時。楊墨之害。能有甚況之今日。殊不足言。此事亦係時之隆汙。清談盛而晉室衰。然清談爲害。卻是閒言語。又豈若今日之害道。（程氏遺書）

按。此言。則知異端之害。不獨繫聖道之明晦。尤關繫世道之盛衰。嗚呼。清談盛而晉室衰。劉石亂華矣。

禪談盛而宋室不競。徽欽北。高宗南矣。二代之禍。如出一轍。然後知程子之憂深而慮切矣。豈非後學之永鑒乎。

愚嘗因此而通究之。達磨以前。中國文士。皆假莊列以文飾佛學。達磨慧能而後。中國文士。則假儒書以文飾佛學矣。假莊列以飾佛者。假儒書以飾佛之漸。假儒書以飾佛者。則陽儒陰佛之漸也。是後世佛學所以日益高妙惑人者。皆中國之人相助爲惑之罪也。不然。則以四十二章等經之侏儒鄙俚傳鐙一錄之誕幻無稽。何能惑人至此之甚哉。故何叔京曰。非浮屠之能惑人也。導之者之罪也。斯言深燭其弊矣。水心葉適氏曰。佛學至慧能自爲宗。此非佛之學然也。中國之學爲佛者然也。今夫儒者於佛之學不敢言曰異國之學也。於佛之書不敢觀曰異國之書也。彼異術奇技。絕之易耳。不幸以中國之人爲非佛之學。以中國文字爲非佛之書。行於不可行。立於不可立。儒者知不能知。力不能救也。蕩佚縱恣。終於不返。是不足爲大感與。愚按。假莊列、假儒書、陽儒陰佛三者。皆是以中國之人爲非佛之學。以中國文字爲非佛之書。譸張爲幻也。問之則曰。吾學心學也。吾之學非虛空而寂滅也。世衰道微。程朱世不常出。儒者知不能知。力不能救。坐視其蕩佚縱恣。猖狂叫呶而不返也。愚故集程朱遺論。著爲此編。以俟後之君子。

# 學蔀通辨卷之九

## 續編下

此卷所載。著近年一種學術議論。類淵源於老佛、其失尤深而尤顯也。

王陽明答人書云。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始有不同耳。

王陽明答人書云。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鏡。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以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眞。卽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卽是無所住處。

問。佛氏有常提念頭之說。其猶孟子所謂必有事。夫子所謂致良知之說乎。其卽常惺惺、常記得、常知得、常存得者乎。於此念頭提在之時。而事至物來。應之必有其道。但恐此念頭提起時少。放下時多。則工夫間斷耳。雖曰常提不放。而不加戒懼克治之功。恐私欲不去。若加戒懼克治之功焉。又爲思善之事。而於本來面目。又未達一間也。如之何則可。陽明先生答曰。戒懼克治。卽是常提不放之功。卽是必有事焉。豈有兩事耶。此節所問。前一段已自說得分曉。末後卻是自生迷惑。說得支離。

此三條。謂佛氏與聖人同。下三條。謂仙家與聖人同。陽明學術根源骨髓。盡在此矣。朱子嘗論陸氏。謂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蓋嘗笑其陋而譏其僭。使朱子而今生也。當以陽明爲何如。

傳習錄。問仙家元氣元精元神。陽明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爲氣。凝聚爲精。妙用爲神。

王陽明答人書云。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原非有二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滯於一偏。是以不相爲用。前日精一之論。雖爲愛養精神而發。然而作聖之功。實亦不外是矣。又曰。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眞陰之精。卽眞陽之氣之母。眞陽之氣。卽眞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類。皆可以不言而喻。不然。則如來書所謂三關七返九還之喻。尙有無窮可疑也。

王陽明答人書云。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

按。陽明良知之學。本於佛氏之本來面目。而合於仙家之元精元氣元神。據陽明所自言。亦已明矣。不待他人之辯矣。奈何猶強稱爲聖學、妄合於儒書、以惑人哉。程氏遺書曰。神住則氣住。是浮屠入定之法。論學若如是。則大段雜也。朱子雜學辯。謂蘇子由合吾儒於老子。以爲未足。又併釋氏而彌縫之。可謂舛矣。愚謂陽明良知之說。其爲雜爲舛孰甚。近日士大夫乃有以陽明爲眞聖學。尊信傳授。而隨聲

以詆朱子者亦獨何哉

陽明謂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不同。愚按。良知之說。歸於養生三住。無往非自私自利也。陽明奈何責人而忘己、同浴而譏裸裎。使佛氏反唇相稽。陽明其將何辭以對。

傳習錄。問。佛以出離生死誘人入道。仙以長生久視誘人入道。究其極至。亦是見得聖人上一截。後世儒者。又只得聖人下一截。陽明先生曰。所論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見偏了。如此。若是論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徹上徹下。只是一貫。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

按。陽明講學。通仙佛儒上下而兼包之。謂爲聖人中正一貫之道。誠舛矣。昔朱子辯呂舍人。謂左右采獲。而集儒佛之大成。今陽明又廣爲籠罩。而併仙佛儒三教之大成也。誠雜矣。

王陽明答人問神仙書云。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爲道。若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胸中灑灑不挂一塵。而後可以言此。

陽明一生講學。只是尊信達磨慧能。只是欲合三教爲一。無他伎倆。謂顏子至今未亡。此語尤可駭。豈卽佛氏所謂形有死生、眞性常在者邪。

王陽明答人問道詩云。饑來喫飯倦來眠。只此修行玄更玄。說與世人渾不信。卻從身外覓神仙。

傳燈錄。或問慧海禪師修道如何用功。曰。饑來喫飯。困來卽眠。一切人喫飯時不肯喫。百種思量。睡時

不肯睡。千般計較。考陽明講學。一切宗祖傳燈。

王陽明示諸生詩云。爾身各自天眞。不用求人更問人。但致良知成德業。謾從故紙費精神。乾坤是易原非畫。心性何形得有塵。莫道先生學禪語。此言端的爲君陳。

王陽明送門人詩云。簦笈連年愧遠求。本來無物若爲酬。又書太極巖詩云。須知太極原無極。始信心非明鏡臺。又無題詩云。同來問我安心法。還解將心與汝安。

心非明鏡、心性何形、本來無物等語。皆本傳燈錄慧能一偈也。安心之說。本於傳燈錄達磨示二祖也。故紙之說。本於傳燈錄古靈譏僧看經也。皆已見前矣。朱子嘗謂試取大慧語錄一觀。則象山之來歷可見。愚謂今學者試取傳燈錄一觀。則陽明之來歷不容掩矣。

按。象山陽明雖皆禪。然象山禪機深密。工於遮掩。以故學者極難識得他破。若陽明則大段漏露。分明招認。端的爲君陳矣。今略與拈出。其禪便自顯然矣。近日乃有以陽明爲聖學、而尊信之者。又有以爲似禪、流於禪、而不察其爲達磨慧能正法眼藏者。區區皆所未喻。

王陽明示門人詩云。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

陽明此詩。說禪甚高妙。首句。卽說鑑象之悟也。第二句。心法起滅天地也。後二句。皆傳燈錄語也。陽明於禪學卷舒運用熟矣。朱子嘗謂陸子靜卻成一部禪。愚謂陽明亦成一部禪矣。

王陽明雜詩云。至道不外得。一悟失羣闇。又云。悟後六經無一字。靜餘孤月湛虛明。又云。謾道六經皆註

腳。憑誰一語悟眞機。又云。悟到鳶飛魚躍處。工夫原不在陳編。

朱子嘗謂以悟爲則。乃釋氏之法。而吾儒所無有。又謂才說悟。便不是學問。不可窮詰。不可研究。一味說入虛談。最爲惑人。陽明奈何以爲至道。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哉。嘗記昔人作舉用有過官吏判語一聯云。將唾去之菓核。重上華筵。吹已棄之燼灰。再張虐燄。陽明之講學。亦當以此語判之。

陽明撰山陰學記有曰。聖人旣沒。而心學晦。支離決裂。歲盛月新。間有略知其謬。而反本求源者。則又閃然指爲禪學。而羣嘗之。駭以爲禪。而仇視之。不自知其爲非。不亦大可哀乎。愚謂陽明旣明宗禪。又諱人嘗己爲禪。履其實。而欲避其名以惑人。何耶。若陽明曾不自知其爲非。可哀。而顧以非人。哀人。何耶。

王陽明作見齋說。或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曰。然則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爲見乎。曰。見而未嘗見也。道不可言也。強爲之言而益晦。道無可見也。妄爲之見而益遠。夫有而未嘗有。是眞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眞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眞見也。顏子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非有非無。是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夫顏氏之子爲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眞見也已。夫有無之間。見而不見之妙。非可以言求也。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亦戒愼乎其所不睹也已。斯眞睹也已。斯求見之道也已。

陽明此說。推援儒佛。翻騰作弄。高妙奇詭。禪陸鏡象之見。正是有無之間。見而未嘗見之妙也。朱子語

類曰。如今所論。卻只於渺渺茫茫想見一物縣空在。更無捉摸處。將來如何頓放。更沒收殺。又曰。古之聖賢。未嘗說無形影底話。近世方有此等議論。談玄說妙。便如空中打箇筋斗。大學或問曰。今欲藏形匿影。別爲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於言語文字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有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吾儒之實學。其亦誤矣。三復斯言。深中陽明之病。朱子嘗謂伊川快說禪病。如湖南龜山之病。皆先曾說過。愚謂如近日陽明諸人之病。朱子皆先曾說過。朱子眞快說禪病也哉。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玄之又玄。至道之門。莊子曰。夫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按此言。卽陽明議論宗祖傳習錄。問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此言不能無疑。陽明先生曰。見聖道之全者。惟顏子。觀喟然一歎。可見道之全體。聖人亦難以語人。須是學者自修自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卽文王望道未見意。望道未見。乃是眞見。顏子沒。而聖學之正派。遂不盡傳矣。

此條。卽同前意。見齋一說。皆是說道難語人也。愚按。聖賢言道。不外人倫日用。故曰達道。曰道不遠人。曰道在邇。曰道若大路。固非所謂窈冥昏默。何嘗曰道無可見。道難語人也。惟禪學識心鏡象之見。然後窈冥恍惚。見而不見。難以語人。陽明奈何亟援文王顏子妄爲印證。其誣道誣聖。誣學誣人。不亦甚乎。惜夫建生也晚。不得與陽明同時。鳴鼓對壘。奉此編竊效箴規。觀陽明何以爲復。不有益於彼。必有

益於我

又按顏子沒而聖學亡陽明送湛甘泉文有此言也信斯言則曾思孟子皆不足以語聖學而陽明直繼孔顏之絕學矣傳習錄又謂堯舜猶萬鎰文王孔子猶九千鎰禹湯武王七八千鎰信斯言則文王孔子均未得爲至聖矣陽明之猖狂無忌憚甚矣嗚呼陽明一生所尊信者達磨慧能而於孔曾思孟皆有所不滿顏子非有喟然一歎類其禪見亦不能免於陽明之疑矣朱子所謂是猶不敢顯然背叛而其毀冠裂冕拔本塞源之心固已竊發一種心髓大抵皆然

王陽明送門人歸文或問儒與釋孰異乎陽明子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曰是與非孰辯乎曰子無求其是非於講說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

陽明此說正朱子所謂依違兩間陰爲佛老之地如前所陳皆其求是而學求心而安焉者也又按朱子語類云項平父嘗見陳君舉門人說儒釋只論其是處不問其同異遂敬信其說此是甚說話原來無所有底人見人胡說話便惑將去考陽明溺禪之弊無一不經朱子之闢眞拾先賢所棄以自珍矣又按陽明答人書云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也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人不敢以爲非也愚惟求心一言正陽明學術病根自古衆言淆亂折諸聖未聞言之是非折諸心雖孔子之言不敢以爲是者也其陷於師心自用猖狂自恣甚矣夫自古聖賢皆主義理不任心故不曰義之與比惟義所在則曰以禮制心在正其心一毫任心師心無有也惟釋

氏乃不說義理而只說心。惟釋氏乃自謂了心照心、應無所住、以生其心。而猖狂自恣。嗚呼。此儒釋之所以分。而陽明之所以爲陽明與。

王陽明月夜與諸生歌。處處中秋此月明。不知何處亦羣英。須憐絕學經千載。莫負男兒過一生。影響尙疑朱仲晦。支離差作鄭康成。鑿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

按。陽明學專說悟。雖六經。猶視爲糟粕影響、故紙陳編。而又何有於朱子。陽明一生尊信達磨慧能。雖孔曾思孟。猶不免於疑。而尙何有於朱子。蓋儒釋之不相能。猶冰炭之不相入。朱子一生闢佛。而陽明以爲至道。欲率天下而趨之。無惑乎牴牾朱子。而亟加詆訾矣。羅整庵謂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反從而議其後。至哉斯言。

或曰。陽明嘗非朱子解格物。而別釋大學古本矣。其是非子亦嘗考之耶。曰。常考之矣。陽明之訓格物曰。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而必盡乎天理也。此其訓與正心誠意淆複窒礙、乖經意矣。又傳習錄云。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如此言。則是先致知而後格物。蓋顚倒舛戾之甚矣。陽明乃以此議朱子。寧不顏汗。原其失由於認本來面目之說爲良知。援儒入佛。所以致此。朱子嘗謂釋氏之說爲主於中。而外欲強爲儒者之論。正如非我族類。而欲強以色笑相親。意思終有閒隔礙阻。羅整庵亦云。世有學禪而未至者。略見些光影。便要將兩家之說和合爲一。彌縫雖巧。

敗闕處不可勝言。弄得來儒不儒、佛不佛。心勞日拙。畢竟何益之有。陽明正是此病。

或曰。陽明講學。每謂知行合一、行而後知。深譏程朱先知後行之說。如何。曰。陽明莫非禪也。聖賢無此教也。聖賢經書。如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曰知至至之。曰知及仁守、博文約禮、知天事天之類。未易更僕數。而中庸哀公問政章言知行尤詳。何嘗有知行合一、行而後知之說也。惟禪宗之教。然後存養在先。頓悟在後。求心在先。見性在後。磨煉精神在先。鏡中萬象在後。故曰行至水窮山盡處、那時方見本來眞。此陽明知行合一行而後知之說之所從出也。大抵陽明翻謄作弄。橫說豎說。誑嚇衆生。無一字不源於佛。

或曰。近世爲此說者。夷考其行。而尤多不掩焉。何邪。曰。此有數說。朱子已備言之矣。謂只守此心而理未窮。致有錯認人欲爲天理。謂不察氣稟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此一說也。又曰。禪是佛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己全不相干。學得底人。只將許多機鋒來作弄。到其爲人。與俗人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此又一說也。又曰。釋氏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應於罪惡卽都無了。然則此一種學在世上。乃亂臣賊子之三窟耳。王履道做盡無限過惡。遷謫廣中。劉地在彼說禪非細。此正謂其所爲過惡。皆不礙其禪學耳。此又一說也。觀此數說。其故可知矣。故朱子謂近世爲此說者。觀其言語動作。略無毫髮近似聖賢氣象。又謂其修己治人之際。與聖賢之學大不相似。嗚呼。象山且然。而況瞠乎其後者乎。

程篁墩文集有對佛問一篇。論辯數千言。謂佛爲賢知之流。使生與孔子同時。當爲孔子所與。謂佛教爲其流之弊。同於夷惠之隘不恭。謂梁武亡國。非好佛之罪。謂佛徒奉佛像、守佛法。爲吾儒忠孝之倫。謂盜賊呼佛免罪。爲聖人大改過。謂建齋救度。爲周官小祝禱禳。謂佛骨佛牙、天堂地獄、閻羅夜叉之說。皆爲非誕。謂佛教歸於爲善。而謂儒者斥其徒爲不仁。闢其妄爲不智。愚按。篁墩素志佑佛。故作此編。惓惓曲爲辯解。推此而道一編之作。又何足多怪邪。昔人稱吾儒左右異端者。爲作法門外護。爲張皇佛氏之勢。若陽明良知之說。篁墩佛問之對。眞所謂作法門外護。以張皇佛氏之勢哉。

篁墩對佛問。設爲問答。凡十餘節。今舉一節以見其謬。餘不足盡辯也。或曰。先正嘗病學佛者之髡也。緇也。奉佛之居太麗也。以爲勿髡勿緇而廬其居。則其教可漸虧也。曰。此非子之所知也。古有三年無改於父道者。孔子以爲孝。爲楚囚南冠而不易者。君子以爲忠。父肯堂、子肯構者。見稱於先王之世。佛之去今千餘年矣。爲其徒者。奉其師。飾其居。守其法而不變。則其立法之嚴明。與受教之堅定。固世之所難也。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則存其徒以勵吾人。亦無所不可也。按。篁墩此對。不以佛法爲非。而以能奉佛爲美。正與象山贈僧允懷同意。至引儒書忠孝之道。以掩飾無父無君、詖淫邪遁之教。尤爲非倫。篁墩學識乖謬。大率類此。

昔韓絳呂惠卿代王安石執政。時號韓絳爲傳法沙門。呂惠卿爲護法善神。愚謂近日繼陸學而興者。王陽明是傳法沙門。程篁墩則護法善神也。二事相類。

陳白沙詩云。元神誠有宅。灝氣亦有門。神氣人所資。孰謂老氏言。下化囿乎迹。上化歸其根。至要云在茲。自餘安足論。又曰。人惟覺便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徹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尙何暇銖軒冕而塵金玉耶。愚按。白沙神氣之說。溺於老氏之谷神不死也。無盡之說。溺於佛氏之法身常在、形雖死、而神不滅也。視陽明無二轍也。抑豈知吾儒正理、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而已。更無許多貪想。佛祖戒貪嗔癡。近世爲此說者。墮落貪癡窠臼矣。

近日陽明門人有著圖書質疑附錄。專詆朱子。專主養神。至謂神爲聖人之本。而引易孟子說神處以證者。愚按。神字有三義。有鬼神造化之神。有在人精神之神。有汎言神妙之神。如易說神以知來、以神道設教、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無方而易無體。皆是說鬼神造化之神。孟子說所存者神、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此是說神妙之神。易說至精至神、精義入神。亦只是說神妙。皆非指人心之精神也。未聞以神爲聖人之本也。惟莊列之流。然後說神全者聖人之道。說心之精神是謂聖。其所指與易孟子自殊。何得混淆推援、借儒飾佛。

# 學蔀通辨終編敘

愚著學蔀通辨終編畢。或曰。吾子所著前後續三編。其於三蔀之辯。亦既詳且明矣。乃復有終編之辯者何。曰。前後續三編闢異說也。終一編明正學也。前後續三編撤蔀障也。終一編著歸宿也。前後續三編外攘也。終一編內修自治之實也。苟徒明於議人。而不知正學之所歸以內修而自治。非聖賢爲己之學也。蔀雖辯。無益也。此愚所以於三編之後。而尤不容已於終編之辯也。曰終編云者。辯至此而始終也。嗚呼。終編之辯。其辭雖約。然而朱子一生所以講學而教人者。其要不出於此矣。不獨朱子一生所以講學而教人者。其要不出於此。雖千古聖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其要不出於此矣。學者欲求儒釋眞似是非之辯。其要亦無出於此矣。一得之愚。不忍自棄。敬裒成袠繫三編之後。以俟天下與來世知道君子相與正之。東莞清瀾居士陳建謹敘。

# 學蔀通辨卷之十

## 終編上

此卷所載心圖心說。明人心道心之辯。而吾儒所以異於禪佛在此也。此正學之標的也。

心 ┌仁義禮智　德性　義理　道心
　 └虛靈知覺　精神　氣稟　人心

虞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愚按。性卽道心也。知覺卽人心也。此論心之的也。

朱子曰。人心是有知覺嗜慾者。道心則是義理之心。可以爲人心之主宰。而人心據以爲準者也。

又曰。如人知飢渴寒煖。此人心也。惻隱羞惡。道心也。

又曰如喜怒。人心也。喜其所當喜。怒其所當怒。乃道心也。飢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

又曰。人心是箇無揀擇底心。道心是箇有揀擇底心。

觀此數言。人心道心之辯明矣。

朱子曰。吾儒所養者仁義禮智。禪家所養者只是視聽言動。只認得那人心。無所謂道心。

又曰。釋氏棄了道心。卻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遺其精者。取其麤者以爲道。並朱子語類

儒佛不同樞要只此。愚嘗究而論之。聖賢之學心學也。禪學陸學亦皆自謂心學也。殊不知心之名同、而所以言心則異也。心圖具而同異之辨明矣。是故孔孟皆以義理言心。至禪學則以知覺言心。孔子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曰。豈無仁義之心。曰。不忍人之心。曰。仁人心也。皆是以義理言心也。竝不聞說知說覺也。禪學出。而後精神知覺之說興。曰。知之一字。衆妙之門。曰。覺則無所不了。曰。識心見性。曰。淨智妙圓。曰。神通妙用。曰。光明寂照。皆是以精神知覺言心也。孔叢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張子韶曰。覺之一字。衆妙之門。陸象山曰。收拾精神。萬物皆備。楊慈湖曰。鑑中萬象。陳白沙曰。一點虛靈萬象存。王陽明曰。心之良知是謂聖。皆是以精神知覺言心也。儒釋所以雖皆言心而不同。以此也。近世不知此。而徒譊譊曰。彼心學也。此亦心學也。陸氏之學。是卽孔孟之學也。嗚呼。惑也久矣。

儒以義理爲主。佛以知覺爲主。學術眞似同異、是非邪正。皆判於此。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孟子曰。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周子曰。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此以義理爲主也。傳燈錄曰。作用是性。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

陸象山曰。吾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更要甚存誠持敬。楊慈湖曰。吾目視耳聽鼻嗅口嘗手執足運。無非大道之用。王陽明曰。那能視聽言動底便是性。便是天理。此以知覺爲主也。愚謂義理於人。所繫甚重。全義理則爲聖爲賢。失義理則爲愚爲不肖。知覺則夫人有之。雖桀紂盜跖。亦有之。豈可謂能視聽言動底便是天理、無非大道之用耶。此理甚明。豈容誣也。

仁義禮智。理之精也。所以主正乎知覺。而使之不差者也。虛靈知覺。氣之妙也。所以引翼乎仁義。而爲之運用者也。二者相爲用也。

義理所以主宰乎知覺。知覺所以運行乎仁義。朱子曰。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帥。

仁義禮智心之德。虛靈知覺心之才。傳曰。才者德之資。德者才之帥。

或曰。誠若子言。則胷中不如有二物相對耶。曰。不然也。二者相爲用也。雖謂之一。亦可也。然非初學者所遽及也。夫惟聖人其始一之者乎。何也。聖人者。性焉安焉。其所知覺者。無非義理。理與知覺渾融爲一。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矣。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矣。若夫學者。不能無氣稟之拘。而虛靈爲之所累。義理因之以蔽。其所知覺者。未免多從於形氣之私。而未能中禮而不踰矩。故必格物致知。窮乎義理。以爲虛靈知覺之主。務使心之所欲。必不至踰於矩也。動容周旋。必欲其中於禮也。所謂道心爲主。而人心每聽命也。故夫學者。其始未能一。而欲求一之者也。聖人者。自然而一之者也。是故不能合其二以爲一者。非至學也。

周子太極圖說謂人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正是指虛靈知覺而言至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便是以義理爲知覺之主

平時已致窮理之功臨事又復加審愼然後發此是吾儒之道若禪學則只完養一個精神知覺便了任渠自流出去以爲無不是道矣

學問思辨窮其理於平時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審其發於臨事也皆是以義理爲知覺之主

吾儒惟恐義理不明不能爲知覺之主故必欲格物窮理以致其知禪家惟恐事理紛擾爲精神知覺之累故不欲心泊一事思一理

吾儒之學主敬而窮理異端之學主靜以完養精神

朱子嘗謂佛氏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愚按楊慈湖謂學者沈溺乎義理之意說胷中常存一理不能忘捨此豈非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耶象山說善能害心豈非將善字亦都要除掉了耶嗚呼吾人除了理掉了善惡不管不知成甚麼人下梢只成得箇猖狂自恣而已奈何猶假先立其大藉口欺人

朱子曰儒者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胡敬齋曰儒者養得一箇道理釋老只養得一箇精神此言剖判極直截分明自孔孟老莊以來只是二道迭爲盛衰如陰陽治亂相對相乘不知何時定於一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道卽仁義禮智也。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德性亦仁義禮智也。若禪學則以精神靈覺爲德性、爲道、爲不可須臾離矣。儒禪所爭只此。

朱子謂人心猶船。道心猶舵。譬喻極親切。若禪學則以人心靈覺爲舵矣。

傳習錄謂朱子說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說得不是。觀論語非禮勿視聽言動。周子謂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豈非分明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乎。何得主禪學以疑朱子也。

道心爲人心之主。從古聖賢垂訓。皆不外此意。但不曾有如此明言。至朱子序中庸。始申虞庭之訓。明言直指以示人。一言而盡入德之要。大有功於學者。後學所當拳拳服膺不暇。尙何得暴棄妄議耶。

商書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孟子非仁無爲、非禮無行等語。皆是以道心爲人心之主。

人與天不同。論天地之化。氣爲主。而理在其中。論聖賢之學。理爲主。而氣聽其命。盈天地間皆一元之氣。未聞氣之外別有所謂元亨利貞。蓋天地理氣不相離。二之則不是。在人精神作用皆氣也。所以主宰其間。而使之不差者。理也。是理氣在人不能無二。欲混之有不可。何也。蓋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故也。

北溪陳氏曰。心含理與氣。理固全是善。氣尙含兩頭在。未便全是善底。纔動便易從不善上去。心含理與氣。正與張子謂合性與知覺同。

心含理與氣。理形而上。氣形而下。心也者。形而上下之間。

朱子曰。人心者。氣質之心也。可爲善。可爲不善。陳北溪所謂氣含兩頭。卽此意也。

或曰。人心虛靈知覺。何得言無揀擇也。曰。此卽告子生之謂性。未分善惡也。如目能視。耳能聽。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固虛靈知覺也。知趨利避害者。亦虛靈知覺也。善權謀術數機械變詐者。亦虛靈知覺也。爲善爲惡。皆虛靈知覺也。此正揚雄所謂善惡混也。故朱子以爲無揀擇底心。而陳北溪以爲氣尙含兩頭在。以此也。

或曰。仁義禮智。性也。而子屬於心。何也。曰。仁義禮智。人心所具之理也。非混然一物也。非判然二物也。孟子曰。仁、人心也。非判然二物也。孔子曰。其心三月不違仁。非混然一物也。大抵心也性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朱子語類說心性元不相離。捨心則無以見性。舍性則無以見心。故孟子言心性。每相隨說。愚謂不獨吾儒言心性、每相隨說。如釋氏說識心見性。亦是相隨說也。但其所指以爲心性者不同。而遂爲儒佛之異爾。

析而言之。則仁義禮智爲性。虛靈知覺爲心。統而言之。則二者皆心也。亦皆性也。然雖皆心。而有道心人心之別。雖皆性。而有義理之性、氣質之性之殊。君子以統同辯異。須析之極其精而不亂。

或曰。精神靈覺。自老莊禪陸。皆以爲至妙之理。而朱子語類乃謂神只是形而下者。文集釋氏論曰。其所指爲識心見性者。實在精神魂魄之聚。而吾儒所謂形而下者耳。何也。曰。以其屬於氣也。精神靈覺。皆氣之妙用也。氣則猶有形迹也。故陸學曰。鏡中觀花。曰。鑑中萬象。形迹顯矣。影象著矣。其爲形而下

也宜矣。蓋形而上謂之道。道卽仁義禮智。如何有形影。若以精神知覺爲形而上。則仁義禮智謂何。其爲形而下無疑矣。

孔門每說見。陸學亦每說見。論語曰參前倚衡。曰如有所立卓爾。大學曰顧諟天之明命。此孔門之所謂見也。楊慈湖曰鑑中萬象。徐仲誠曰鏡中觀花。陳白沙曰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此禪陸之所謂見也。此等處甚相似。如何不惑人。殊不知孔門之見。見理而無形影。禪陸之見。則著形影。而弄精神。此儒佛所以似同而異。

禪陸以鏡象之見爲見道。爲識心見性。爲虛靈知覺作用之本體。愚竊謂不然。蓋心性道如何有形影。虛靈知覺如何有形影可見。故朱子謂與天理人心、敍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胡敬齋謂釋氏見道。只如漢武帝見李夫人縣空見出一個假物事。以爲識心見性。其實未嘗識心。未嘗見性也。此言看破禪學之極矣。

孟子曰仁、人心也。言仁者人之所以爲心也。不可謂仁卽心、心卽仁。義、人路也。言義者人之所當由行也。不可謂義卽路、路卽義。若謂仁卽是心、心卽是仁。則其他以仁存心、其心三月不違仁等語。皆窒礙而不通矣。是故必言仁者人之所以爲心。而學者之存心不可違於仁。然後爲聖門事業。合於聖賢之旨。若謂仁卽是心、心卽是仁。學者能存此心便了。則卽與釋氏卽心是佛、陸學卽心是道同轍。蓋差之毫釐之間。而儒釋千里之判。

陸學皆謂卽心是道。楊慈湖詩云。此道元來卽是心。愚謂由心三月不違仁、及孟子理義之悅我心等語觀之。則心與道有辯明矣。由以禮制心、及孟子物皆然、心爲甚之訓觀之。則心不可謂卽道明矣。孟子一書言心。皆是以義理之心爲主。不使爲利欲陷溺而喪失其良心。如說四端之心、同然之心、放其良心、失其本心等語。皆一意。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蓋言失其仁而不知求。故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所失之仁而已。求仁者。去人欲、存天理而已。若陸氏乃以靜坐收拾精神。不令散逸。爲求放心。失之遠矣。奈何爲惑。

學問求放心。大全註中有一說。謂仁人心也是指義理之心而言。若將求放心做收攝精神、不令背放。則只說從知覺上去。與仁人心也不相接了。蓋求放心。卽是求仁。學問卽是求仁之方。如學問思辯、持守踐行、涵養省察、擴充克治。凡此學問之道。無非所以求吾既失之仁也。愚謂此說似得孟子之意。與集註程朱小異。程朱說求放心乃是先立個基本。而後從事於學問。尋向上去。玩孟子文意。學問卽所以求放心。程朱之意。則學問在求放心之後。鄙意所疑如此。明者觀之如何。

孟子上章說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觀此。則求放心正是指仁義之心。而不可指爲精神之心。尤明矣。或曰。然則集註求放心之說。與陸子將無同邪。曰。不同。程朱是將求放心做主敬看。以爲學問基本。陸子教人求放心則是主靜。以收拾精神。不使心泊一事。不復以言語文字爲意。二者惡得同。

禪學收攝精神之說。與孟子求放心之說甚相似。眞所謂彌近理、大亂眞。所以至今人看陸子靜不破。孟子言心。陸子亦言心。孟子言陷溺。陸子亦言陷溺。然孟子惟恐人陷溺於利欲。而無以存其仁義之心。陸子惟恐人陷溺於文義知見。而無以存其精神之心。

孟子專言利欲害心。陸子則言善亦能害心。言心不可泊一事。言逐外傷精神。其視孟子何啻燕越。胡敬齋曰。吾儒之一一於理。而不爲利欲所雜。佛老之一一於虛無。而不爲事物所雜、思慮所牽。觀此明矣。

象山語錄云。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卻難。按此分明是言利欲猶未爲甚害。而意見之爲害甚矣。豈所以爲訓。草木子曰。金谿之學。謂收斂精神。自作主宰。向有欠缺。至於利欲未爲病纔涉於思。卽是害事。全似告子。據此語。亦看破象山矣。

孟子陸氏言心不同之故。此儒釋分別路頭處。此名同實異。毫釐千里處。此看破陸氏緊要處。數百年來學者皆爲渠所謾。無人理會到此。昔嚴滄浪評詩。自謂猶那查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蘇老泉自言其著書。謂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及其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愚作通辯。自覺亦頗有此意。豈孔孟程朱在天之靈有以啓之。而欲明此一事也耶。

# 學蔀通辨卷之十一

## 終編中

此卷所載。著朱子教人之法。在於敬義交修、知行兼盡。不使學者陷一偏之失。而流異學之歸也。此聖學之塗轍也。

或曰。子之爲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朱子曰。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有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麤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麤之擇。及其眞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麤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爲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影。別爲一種幽深恍惚、艱難莽絕之論。務使學者阻然措其心於言語文字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有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

大學或問

此條言存心致知相須互發。正所以示入道之要。而不陷於異學之失也。

朱子曰。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

涵養本原。思索義理。須用齊頭做。方能互相發。程子下須字在字。便是要齊頭著力。並朱子語類

此卷所載。乃眞朱子定論。王陽明乃摘取朱子救偏藥病之言爲定論。援朱入陸。夫豈其然。

朱子曰。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朱子語類

此尤萬世不易之論。傳習錄乃謂知行合一、行而後知。其橫說豎說、誑嚇衆生甚矣。

或問有只教人踐履者。朱子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朱子語類

陸學一派有此說。朱子闢之明矣。

朱子曰。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工夫全在行上。朱子語類

上論先後。知爲先也。此論輕重。行爲重也。皆確論也。

朱子曰。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爲本。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

如此。便不是。既見了。便行將去。朱子語類

朱子平日論爲學工夫。多因事因人而發。未有若此條之完全而曲盡者。可謂至言矣。

朱子答項平父書云。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人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爲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卻爲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隨其所偏。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近世爲此說者。觀其言語動作。略無毫髮近似聖賢氣象。正坐此耳。又曰。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伊川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句與從上聖賢相傳指訣。如合符契。

朱子答曾光祖書云。求其放心。乃爲學根本田地。既能如此向上。須更做窮理工夫。方見所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兩事。隨感卽應。自然中節。方是儒者事業。不然。卻亦與釋子坐禪攝念無異矣。並朱子文集

此二書。言不可偏於存心。而缺於致知。其弊將流於禪學。近世爲此說者。正是指陸學也。

朱子答胡廣仲書云。來諭謂知之一字。便是聖門傳授之機。以聖賢之言考之。似皆未有此等語意。卻是近世禪家說話多如此。若必如此。則是未知以前。可以怠惰放肆。無所不爲。而必若曾子一唯之後。然後可用力於敬也。此說之行。於學者日用工夫。大有所害。恐將有談玄說妙以終其身。而不及用力於敬者。非但言語之小疵也。

朱子答符舜功書云。常謂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以守。若曰先

知大體。而後敬以守之。則夫不敬之人。其心顚倒繆亂之不暇。亦將何以察乎大體而知之耶。並朱子文集

此二書言不可偏於致知而缺於持敬。其弊亦流於禪學也。

朱子答張敬夫書云。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若不於此先致其知。而但見其所以爲心者如此。識其所以爲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理乎。且如釋氏擎拳豎拂、運水搬柴之說。非不見此心。非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正爲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爲主宰。故不免流於自私耳。

又答書云。以敬爲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有兩頭三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眞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於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燦燦地。便有兩個主宰。不知光者是眞心乎。見者是眞心乎。並朱子語類

此二書。一言不窮理而務識心。一言不主敬而欲存心。其弊皆流於禪學也。

朱子曰。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語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須是先博。然後至約。人若先以簡易存心。不知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將來便入異端去。

朱子曰。如論語一貫、孟子自得之說。只是說一番。何曾全篇如此說。今卻是縣虛說一個物事。不能得了。只要那一去貫。不要從貫去到那一。如此。則中庸只消天命之謂性一句及無聲無臭至矣一句便了。中

閒許多達德達道達孝九經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之類。皆是麤迹。都掉卻更不去理會。只恁縣虛不已。恰似村道說無宗旨底禪樣。瀾翻地說去也得。將來也解做頌。燒時也有舍利。只是不濟得事。並朱子語類

此二條。言爲學工夫。當致其博。不可偏於約也。偏約則流於禪矣。

楊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朱子曰。斯說終是偏。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

朱子曰。濂溪言主靜。靜字只好做敬字看。故又言無欲故靜。若以爲虛靜。則恐入釋老去。

朱子答張元德書云。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則卻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自無間斷。不須如此分別也。朱子文集

此三條。言爲學工夫當主於敬。不可偏於靜也。偏靜則流於禪矣。按程氏遺書。問敬莫是靜否。伊川先生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著靜字。便是忘也。朱子之說本此。

按吾儒所說靜字。與禪學說靜辭同意異。吾儒主於無欲而靜。禪學主於無事而靜。故曰心不可泊一事。曰無事安坐瞑目澂心。此陸學之主於無事而靜也。太極圖說曰。無欲故靜。通書曰。一者無欲也。無

欲則靜虛動直。此聖賢之主於無欲而靜也。無欲而靜。則即爲敬爲誠。無事而靜。則入於空虛。流於寂滅。此正所謂差毫釐而謬千里。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近世學者疏略。於此等處未嘗看破。所以坐爲陸子所惑。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朱子曰。這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今終日危坐。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問。伊川答蘇季明云。求中於喜怒哀樂。卻是已發。觀延平亦謂驗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此說又似與季明同。朱子曰。但欲見其如此耳。然亦有病。若不得其道。則流於空。故程子云今只道敬。（並朱子語類）

朱子答呂士瞻書云。程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語切當。不可移易。李先生當日用功未知何如。後學未敢輕議。但今當只以程先生此語爲正。（朱子文集）

此二條。卽與前三條之意相發。而於未發工夫。不可毫釐有差矣。續編載朱子辯呂與叔楊龜山未發之說。與此相表裏。當參考。

按。朱子初年嘗答何叔京書云。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此書王陽明採入晚年定論）朱子作延平行狀。亦深取此說。後來乃以爲不然者。蓋子思作中庸。止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平鋪示人。未嘗教人靜坐體認。以求見乎中也。靜坐體

認之說。非聖賢意也。起於佛氏也。六祖所謂不思善、不思惡、認本來面目。宗旨正此也。宗杲所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亦此也。後世學者。做存心工夫不得其眞。多流於此也。在昔惟程伊川識破此弊。至門人呂與叔楊龜山輩。皆倍其師之說。而仍主此說。傳之豫章延平。以至朱子早年亦主此說。以爲入道指訣。迨晚年見道分明。始以爲不然。

居業錄曰。與儒道相似。莫如禪學。後之學者。做存心工夫不得其眞。多流於禪。又曰。學一差。便入異教。其誤認聖賢之意者甚多。按。近世靜坐求中之說。正是此病。

或曰。然則豫章延平二先生亦流於禪而同於陸學耶。曰。豫章學於龜山。延平學於豫章。體驗未發之說。轉相承沿。蓋尊信其師之過。所見有似於禪耳。初非有心於禪也。卽其平日亦未嘗恃此而廢讀書窮理之功也。非如陸學一派。則明宗禪旨。而以經書爲糟粕註腳。以讀書窮理爲逐外、爲障蔽也。二者烏得同耶。

朱子曰。未發固要存養。已發亦要審察。無時不存養。無事不省察。

或問工夫當養於未發。曰。未發有工夫。既發亦用工夫。既發若不照管。也不得。也會錯了。

如涵養熟者。固自然中節。便做到聖賢。於發處亦須審其是非而行。涵養不熟底。雖未必能中節。亦須直要中節可也。要知二者可以交相助。不可交相待。（並朱子語類）

此三條。又與前三條之意相發。而於未發已發工夫。不可毫釐有偏矣。又按。朱子文集有中庸首章說。

以致中爲敬以直內。以致和爲義以方外。以涵養省察爲敬義夾持。卽與此同意。

按子思作中庸。發明中和之旨。內外兼該。動靜畢舉。未嘗有所輕重。朱子釋之。亦以涵養省察交致並言。工夫不容少缺。此聖賢萬世無弊之道也。近世陸學一派。惑於佛氏本來面目之說。謂合於中庸未發之中。於是只說未發。不說已發。只說涵養。不說省察。陷於一偏。流於空寂。全非聖賢之旨。

按孔子教人。未嘗言及於未發。其語門弟子。只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言忠信、行篤敬之類。皆是就已發處言之也。夫孔子豈不知未發之旨哉。誠以爲未發工夫微妙無形而易差。已發工夫則明顯有迹而易力。未發難於捉摸。而已發有可辯別據依。與其以無形示人。而啓學者鶩虛好高之弊。孰若就有形易見處求之之爲務實而無失也。至於子思喫緊爲人。中和之論。兼該並舉。心學之祕。發洩盡矣。豈可復重彼輕此。舍孔門中正平實之道。而徇禪宗偏弊浮虛之說。亂道而誤人哉。志於學者。不可以不辯。

朱子文集有觀列子偶書云。向所謂未發者。卽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常有爾。豈子思中庸之旨哉。朱子論佛學剽掠莊列及此。見近世講學之弊。類如此云。

朱子曰。今人論道。只論理。不論事。只說心。不說身。其說至高而蕩然無守。流於異端空虛之說。且如天下歸仁。只是天下與其仁。程子云事事皆仁是也。今人須要說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其說非不好。但無形無

影。全無下手腳處。夫子對顏淵克己復禮之目。亦只是就視聽言動理會。蓋人能制於外。則可以養其內。固是內是本。外是末。但偏說存於中。不說制於外。則無下手腳處。此心便不實。外面儘有過言過行。更不管卻云吾正其心。有此理否。朱子語類

此語與前後皆相發。

說爲學次第。朱子曰。本末精麤。雖有先後。然一齊用做去。且如致知格物而後誠意。不成說自家物未格、知未至。且未要誠意。須待格了知了。方去誠意。安有此理。聖人亦只說大綱。自然底次序是如此。自格物至平天下。聖人亦是略分箇先後與人看。不成做一件淨盡無餘。方做一件。如此。何時做得成。並朱子語類

此論於大學尤有功。

朱子答吳晦叔書云。大學之書。雖以物格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可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朱子文集

此書卽同前意。近日王陽明講學。謂世儒不當分先知後行。謂朱子不當作格致補傳。必待豁然貫通地位。然後誠意。則有白首不及爲之患。今考朱子意正不然。而陽明不知而妄譏也。

近世東陽盧正夫著荷亭辯論一書。以譏朱子。其中有云。大學格物。乃先格明德新民之所在。朱子乃謂盡格天下之物。而於草木塵息無不窮究。則是初入大學者。先於明德親民之外。用工夫旁詢博訪。徧觀盡識。非惟泛無指歸。日亦不足矣。按此書。卽與陽明所譏同意。皆未嘗深考而妄譏之過也。今考證於左。

朱子曰。程子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某嘗謂他此語便是眞實做工夫來。他也不說格一件後便會通。也不說盡格得天下物理後方始通。只云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箇貫通處。

明道云。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衆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今人務博者。卻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皆不是。如一百件事。理會得六七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槩是如此。向來某在某處。有訟田者。契數十本。中間一段作僞。崇寧政和間至今不決。將正契及公案藏匿。皆不可考。某只索四畔衆契。比驗前後。所斷情僞。更不能逃者。窮理亦只是如此。

致知一章。此是大學最初下手處。程子此處說得節目甚多。皆是因人之資質耳。雖若不同。其實一也。見人之敏者太去理會外事。則教之使去父慈子孝處理會。曰。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若是人專只去裏面理會。則教之以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

一木亦皆有理。要之內事外事。皆是自己合當理會底。但須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方可。若工夫中半時。已自不可。況在外工夫多。在內工夫少耶。此尤不可也。並朱子語類

朱子答陳齊仲書云。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如今爲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來諭似未看破此處。朱子文集

按。近世疑朱子格物之訓。大概不過曰務知而緩於行也。騖外而遺於內也。功博而難盡也。學汎而無歸也。今觀此數條。其於此弊。朱子皆已見之。豫籌之熟。而近世察言不精、立論輕率、妄毀儒先、賺惑來學之罪。不能免矣。愚不忍朱子之受誣。懼道術之分裂。憂橫議之日新月盛。其禍不知何時而已也。特考著於篇。

居業錄曰。程朱發明道理。如此明白。開示爲學工夫。如此眞切。今人又做差了。道之興喪。不係於天乎。愚嘗竊論之。三代而下。人物而至於程朱。亦可以無譏矣。講學而至於程朱。亦可以無疑矣。其言亦儘精儘密、儘美儘備矣。今之學者所急惟一行字耳。誠能實循其言。亦足以造道而成德矣。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矣。而何必騁其聰明。矜其辯慧。另出一機軸。以求勝於古人哉。吾見求勝未能。而已淪於佛老之謬妄矣。學者舍程朱不爲。而欲爲佛老。烏在其爲智。

# 學部通辨卷之十二

## 終編下

此卷所載著朱子著書明道、闢邪反正之有大功於世學者不可騁殊見而妄議末附總論遺言以明區區通辯之意云

薛文清公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周程張朱正學也不學此者卽非正學也又曰四書集註皆朱子萃羣賢之言議而折衷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學者但當精思熟讀潛心體認而力行之自有所得竊怪後人於朱子之書之意尙不能徧觀而盡識或輒逞己見妄有訾議或勦拾成說以衒新奇多見其不知量也按文清之言眞萬世確論

近年閣下輔臣發策禮闈謂朱陸二家簡易支離之論終以不合而今之學者顧欲強而同之何所見與豈樂彼之徑便而欲陰詆吾朱子之學與究其用心其與何澹陳賈翟亦豈大相遠與甚至筆之簡冊公肆詆訾以求售其私見者禮官舉祖宗朝故事燔其書而禁斥之得無不可乎按此策亦義正詞嚴燔書故事考皇明政要永樂間饒州士人朱季友獻所著書專毀濂洛關閩之說文廟與大學士楊士奇議命禮部焚其書罪斥之王陽明答人書云孟子闢楊墨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者耳楊子爲我行義而過者耳此其爲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於夷狄禽獸所謂以學術殺天下

後世也。今世學術之弊。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孟子云。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楊墨之道塞天下。孟子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尙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呶呶於其間。可哀也已。若某者。其亦不量其力也已。愚按。陽明此書。是以朱子比楊墨矣。是以朱子學術爲殺天下後世、爲洪水猛獸矣。嗚呼。其公肆詆訾至此甚矣。無怪乎禮闈發策。謂欲燔其書。而且擬諸何澹陳賈也。蓋澹賈輩詆朱子。欲使其學不得行於當時。陽明輩詆朱子。欲使其學不得行於後世。其用心一也。悲夫。

盧正夫荷亭辯論。深非朱子解易主卜筮。深非朱子修通鑑綱目書莽大夫揚雄死。愚按。周易卦爻列吉凶悔吝利往無咎之象。無非爲卜筮設。繫辭說卜筮者尙其占。說極數知來之謂占。說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說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是興神物以前民用。由此觀之。易非是爲卜筮作而何。朱子解易主卜筮何過。揚雄仕漢歷事三朝。遭遇莽篡。既不能效龔勝之仗節。又不能效梅福之深遁。則亦已矣。何至作劇秦美新之文。以諛莽希寵。欲爲新室佐命之臣。程子謂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於誅乎。則夫綱目書莽大夫書死。以誅之。聖人復起。不易矣。荷亭辯論。乃左右揚雄。非詆朱子。吾不知其說。

羅整庵曰。嘗見近時十數種書。於宋諸大儒言論。有明詆者。有暗詆者。直是可怪。既而思之。亦可憐也。坐井觀天。而曰天小。不自知其身在井中爾。然或往告之曰。天非小也。子盍從井外觀之。彼方溺於坐井之安。堅不肯出。亦將如之何哉。又曰。今之學者。槩未嘗深考其本末。但麤讀陸象山遺書數過。輒隨

聲逐響。橫加詆訾。徒自見其陋也。於朱子乎何傷。

陽明講學。詆朱子解格物爲義外。爲支離。愚按孟子曰舜明於庶物。易曰知周乎萬物。大學曰格物。三言一意。朱子訓格爲至。周卽至也。明猶至也。朱子之訓。深合聖經。若陽明訓格物爲正意念之用。援儒入佛。不通之甚。乃欲以此議彼。可駭可笑。

草木子曰。論語天下歸仁。朱子訓歸爲與字。或者淺其說。愚謂苟人能克己。行一事合天理。問之家而準。問之鄉而準。問之國而準。問之天下而準。所謂天下莫不與也。放之四海而皆準也。若謂克己天下皆囿於吾仁之中。如呂與叔克己銘云。洞然八荒。皆在我闥。氣象雖豁然可喜。事理則茫然無據。愚按。近世陸學。說人能克己而存此心。則天下皆歸於吾仁之中。與呂與叔說相似。考其說不獨與朱子相牴牾。且與孔子相牴牾。孔子之意。謂克去己之私欲。以復乎禮。方始是仁。故下文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呂與叔言克己。是克去人己町畦。無復禮底意思。與四勿殊無干涉。若陸學之說。則援儒入佛。尤爲不可。朱子之訓。不可移易。草木子良有見。

近世陸學一派。不獨於程朱之言有疑。雖於孔曾思孟亦不免。象山謂顏子沒。夫子事業自是無傳。楊慈湖謂子思孟子言多害道。王陽明謂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卽此也。象山疑易繫非夫子作。疑繫辭首章近推測之辭。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兩語可信而已。慈湖遺書。於大學格致誠正。於中庸忠恕違道不遠。於繫辭形而上下等語。皆以爲支離害道。王陽明所謂求心而非。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

爲是者。卽此也。嗚呼。言出於孔子。猶不敢以爲是。而況於曾思孟子。而又何有於程朱。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痛哉痛哉。

朱子嘗與學者論解經云。南軒語孟。某嘗說這文字不好看。蓋解經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義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少閒說來說去。只說得他自一片道理。經意卻蹉過了。嘗見一僧云。今人解書。如一盞酒本自好。被這一人來添些水。那一人又來添些水。次第添來添去。都淡了。他禪家儘見得這樣。只是他又忒無註解。愚按。添水固失之。忒無註解者。亦非也。忒無註解者。入於禪。添水者。流於宋末諸儒箋註破碎煩猥之失。均之爲過不及也。必如朱子集註四書。而後爲得中道。爲天下不可少之書。

或曰。然則朱子平日言語文字。果能一一盡善。而無毫髮可議耶。曰。是難言也。夫人之意見不同。難乎其盡如吾意也。君子論人。惟當觀其大端大本。而不可求瑕責備於一二言語文字之未合也。讀書未到康成處。安敢高聲議漢儒。近世之好議朱子者。其學問之功。何敢望朱子藩籬。而徒逞一隅之意見。拾佛老之緒餘。以妄議爭勝。矜世盜名。多見其不知量也。近日羅整庵說得極公。困知記曰。宋諸大儒言論文字。豈無小小出入處。只是於大本大原上見得端的。故能有以發明孔孟之微旨。使後學知所用力之方。不爲異說之所迷惑。所以不免小有出入者。蓋義理眞是無窮。其間細微曲折。如何一人便見得盡。後儒果有所見。於其小小出入處。不妨爲之申明。亦先儒以俟後之君子之本意也。愚謂此論

使朱子復生。亦當弗咈。

或曰。佛學之害。經傳太史韓文公辯之不息。至二程子辯之亦不息。自朱子出而後佛學衰。何也。曰。緣朱子尤深中禪病。始盡禪病也。昔達摩謂某人得吾皮。某人得吾肉。道育得吾骨。慧可得吾髓。愚謂近世闢佛。如傅太史武德一疏。得其皮。韓文公原道一篇。得其肉。至二程子而後得其骨。至朱子而始得其髓。是故闢佛至朱子而後盡。故佛學至朱子出而始衰。而儒佛異同之辯始息。而後士大夫自此無復參禪問道於釋氏之門者矣。佛書云。我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愚謂朱子正是爲此一大事出現於世。蓋天有意於斯文云。

或曰。宋世雜學最盛。如橫浦永嘉永康之學。蘇黃門呂舍人葉水心之學。紛紛藉藉。皆因朱子辯之而息。惟金溪之學。辯之不息。排之不止。遂起吳草廬趙東山一派議論。其故何邪。曰。緣朱子未嘗說破養神一路也。養神一路。非他也。卽其假似亂眞之實。卽其遮掩而陰佛之實也。辯陸學而不辯其養神一路。譬之詰盜而不獲贓。固無以服人心而成獄也。此朱子之辯所以無以息陸學。而卒來寃陸之疑也。此朱子之辯所以必得區區此編繼之。以發其所未盡。然後其禪實昭然暴白。而寃陸之疑自息也。曰。然則子之辯陸也。朱子不如邪。曰。朱子何可當也。象山禪幾深密。遮掩術精。當是時也。天下盡爲所蔀矣。雖南軒東萊之賢。猶看他不破矣。非朱子晚年深覺其弊。昌言而顯排之。則後世亦盡爲所蔀矣。今日又孰從而知其假似亂眞。孰從而辯其陽儒陰佛。以發其未盡之蘊邪。嗚呼。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

有先覺。孰開我人。朱子此言。實自況也。朱子何可當也。

朱子未出以前。蘇子瞻以佛旨解易。游定夫以佛旨解論語。王安石張子韶以佛旨釋諸經。程門諸子以佛旨釋中庸。呂居仁以佛旨釋大學。自朱子出。而後其書皆廢。愚嘗因此通論之。六經非得朱子出。六經之旨不明。佛學非得朱子出。佛學不衰。宋世雜學非得朱子出。雜學不息。陸學非得朱子出。陸學無人識得他破。昔人謂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愚謂天不生朱子。萬古皆豐蔀。究辯至此。然後知朱子之功。胡敬齋曰。孔子賢於堯舜。以事功言也。孟子功不在禹下。亦以事功言也。愚以爲顏曾思孟之功。賢於稷契皐夔。程朱之功。賢於伊呂。後世若非程朱。則天下貿貿然。高者入於佛老。卑者趨於功利。人欲肆。天理滅矣。由此言之。朱子何可當也。

有帝王之統。有聖賢之統。如漢祖唐宗宋祖開基創業。削平羣雄。混一四海。以上繼唐虞夏殷周之傳。此帝王之統也。孟子朱子距異端。息邪說。闢雜學。正人心。以上承周公孔子顏曾子思之傳。此聖賢之統也。然究而論之。皆不若朱子之爲難。何也。開基創業。以智力而服一時。固難。明道闢邪。不假智力而服天下萬世之人心。尤難也。孟子闢楊墨。去孔子未遠。至朱子則去孔子幾二千年。而佛氏盛行中國。亦逾千載。其陷溺人心已久。舉天下賢智冥然被驅。斯時也。非命世豪傑之才。孰能遏其滔天之勢而收摧陷廓清之功乎。嗚呼。君子不觀此編。無以知禪學之害之大。君子不觀此編。無以知朱子闢禪佛之功之大。朱子何可當也。

朱子一生。釋羣經以明聖道。辯異學以息邪說。二者皆有大功於世。然釋經明道之功。天下莫不知之。至於闢異息邪。則近世學者未之盡知也。區區述爲此編。然後朱子闢異息邪之功著矣。蓋嘗謂釋經明道。朱子之功也顯諸仁。闢異息邪。朱子之功也藏諸用。

通按。佛學自入中國。至今大抵三變。每變而爲障益深。始也罪福輪迴之障。愚者陷之。智者鮮焉。其爲害猶淺也。中焉變爲識心見性之障。則智者亦陷之。蓋彌近理而大亂眞矣。終焉又變爲改頭換面之障。則術愈精而說愈巧。而遂謀卽眞。而辯之愈難矣。今人只知陸學之爲陸。而不知陸學之卽禪。禪學之卽佛。佛學之卽夷也。嗚呼。周孔之教不能行於西戎。釋氏之教乃盛行乎中國。至於拱手歸降。不能出他圈套。可爲痛哭流涕。朱子曰。楊墨只是差了些子。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之辯。只緣是放過不得。今人於佛。或以爲其說似勝吾儒之說。或以彼雖說得不是。不用管他。此皆是看他不破。故不能與辯。若眞箇見得是害人心、亂吾道。豈容不與之辯。所謂孟子好辯者。非好辯也。自是住不得也。又曰。陳君舉謂某不合與陸子靜諸人辯。只是見他不破。愚謂近世學者通病。無他。只是爲他所蔀。看他不破。今輯爲此編。誠欲與天下後世學士大夫同看破此事。無復歸降夷狄之教之患。一洗近代之惑云。

通按。近世學者之弊。惟以禪學之道爲高妙、爲簡徑而易造也。以聖賢之道爲麤淺、爲迂遠而難至也。故舍儒而趨佛。其本心矣。其後也。乃變爲儒佛同之說。又變爲本同末異之說。又變爲改頭換面、陽儒

陰佛之說。是蓋屢變其說。而誘人以入於佛也。於朱陸亦然。蓋惟以朱子爲支離。而陸學爲簡易也。故疑朱而宗陸。其本心矣。其後也。乃變爲朱陸同之說。又變爲早異晚同之說。是蓋屢變其說。而誘人以入於陸也。嗚呼。欺蔀重重。日新日巧。其弊至於今日極矣。建行年踰五十。分毫無補於世。所幸此心之靈不泯。沈潛典籍。究觀今古。於此學頗有所見。此蔀頗有所覺。昔人著書。謂得之於天者不忍棄。且不敢褻。愚爲此辯。實天啓其衷。何忍棄褻。不爲天下後世布之。

佛書云。初以欲鉤牽。後引入佛智。與吾儒納約自牖之說相似。陸學正是用此術。象山見世人所信者孔孟也。於是卽孔孟之言以誘之。而一語不及於佛。人但知其於孔孟之言不可不從也。無不爲所鉤牽而入其佛智矣。陽明見世人所信者朱子也。於是集爲朱子定論以誘之。而一語不及於陸。人但知其爲朱子之言。何疑而不從也。無不爲所鉤牽而入其佛智矣。嗚呼。禪蔀至此。其術精說巧。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朱子嘗謂近世人大被人謾。蓋術精說巧至此。不得不爲他所謾矣。所謂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於禪。此言眞取心肝劊子手。愚初未有知。亦頗爲二氏所惑。後來乃察其蔀。著爲此辯。

或曰。近歲胡敬齋羅整庵霍渭厓之辯如何。曰。諸君子皆心朱子之心而有意於明學術矣。然胡敬齋之居業錄詳於辯禪而辯陸則略。於象山是非得失。猶多未究也。羅整庵霍渭厓目擊陽明之事。故所論著專攻陸學。其言切。其辯詳矣。然於象山養神底蘊。與夫近日顚倒早晚之弊。亦未暇究竟。觀者猶

未免有冤陸之疑也。此編摘錄諸君子之言。而補其所未備。亦以成諸君子之志也。朱子嘗謂讀書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老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愚謂此辯眞是與象山篁墩陽明諸人鏖戰一陣。直是推勘到底。而三蔀廓如。迷人障自此打開。妖魔變怪自此無所逃其伎倆矣。昔嚴滄浪詩辯。自謂參詩精子。而引釋妙喜自謂參禪精子以況。使滄浪見愚此編。得無有辯禪精子之戲耶。

昔人論著書。謂非窮愁不能著。張南軒見朱子諸經解。謂乃知閒中得就此業。殆天意也。由此言之。書非閒居不能著。張橫渠云。天不欲斯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今人有知。斯道必有復明之理。由此言之。書非天畀有知不能著。愚也天既畀之窮。畀之閒。又畀以薄有知。三者會矣。此蔀之辯。愚所以不得而辭。嗚呼。是豈天厭斯蔀之深。而假手於愚。以啓告天下後世與。

或曰。此編闢佛。視胡致堂崇正辯異同如何。曰。致堂辯佛下一截。麤迹之蔀也。懼其惑庸愚也。此編辯佛上一截。心性之蔀也。懼其惑高明也。同異大槩如此。

朱子答詹元善書。謂儒名而釋學。潘張猶其小者。蘇氏兄弟乃以儀秦老佛合爲一人。其爲學者心術之禍尤烈。嘗閱吾廣州志。宋有梁觀國者。生在朱子前。卓識特行。力排釋老。時蘇氏文章擅名天下。獨觀國不與也。謂其雜以禪學。飾以縱橫。非有道者之言。著議蘇文五卷以駁之。胡敬堂亟稱焉。嗚呼。蘇氏之學。在朱子前無人敢置喙竊議者。而觀國獨議之。陸氏之學。自朱子後無人

敢昌言顯排者。而霍渭厓亟排之。吾郡若二公可謂超世豪傑之士。近見河南崔后渠侍郎銑序楊子折衷。（湛甘泉著）謂佛學至達摩曹溪。論轉徑截。宋大慧授之張子韶。其徒得光又授之陸子靜。子靜傳之楊慈湖。衍說詡章益無忌憚。詆毀聖賢。重爲道蠹。不有整庵渭厓諸公。道何由明乎。按崔公此敍甚確。第未詳得光授子靜來歷出何書。必有明據。恨聞見孤陋。不及見崔公叩之。姑記俟考。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 困知記及其他一種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潘蔭人）